



郊祀
紀行

耕籍
遊覽

畋獵
宮殿

二

16
2701
3



門八 15
號 2701
卷 3

重訂文選集評卷二

金壇後學于光華惺介編次

男

岑峻如
壘伯吹
堅式玉
城超吟
校字

揚子雲甘泉賦

并序 甘泉本秦離宮名漢武帝復增廣之桓譚新論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至何曰甘泉作於成

帝時安得有腸出遂至之事揚子雲桓君山同時人不應作此語然則為妄人附益者多矣非新論本書然也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雄答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四城隅銘蜀人楊莊為郎誦於成帝以為似相如遂得見

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止

畤

汾陰后土以求繼嗣

上謂成帝

召雄待詔承明

之庭

未央宮有承明殿著述之所也

正月從去

上甘泉還

奏甘泉賦以風諷其辭曰

邵曰甘泉賦詞氣闋肆音節抑揚宮室之采宏郊祀之肅穆備矣求繼嗣意為一篇之主方曰序屬班固所增何曰首數語標出本旨後因其

何曰注漢書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七略曰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誤也按子雲之生在宣帝甘露元年戊辰至成帝永始三年丁未為

重訂文選集評

甘泉賦

卷二

昭和十年二月六日

事而次序之

四十歲班書晉中言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王音薦之待詔此賦為四年所上無疑也然長楊事在延元二年庚戌

惟漢十世將郊上元十世成帝也定泰時雍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

啓行

皇錄功五帝謂德與三皇合功與五帝並也卹亂錫羨拓迹開統卹憂也亂續也錫與也羨饒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修祠

星陳天行切郊祀言之見天子之尊

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叶統

扈從

詔招搖與太陰兮伏當伏鉤陳使當兵叶幫 招搖星名太陰太歲前二星也鉤陳主營衛星皆

方曰以下承星陳之意而言以見扈從之盛

屬堪輿以壁壘兮稍夔魑而扶扶獬狂漢書註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木石之怪

何曰起局全用長句

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亂走齊總總以樽樽樽上八神等其相膠

方曰看上詔字是時天子未行

羈兮總總樽樽攢聚貌膠羈雜亂貌言人之衆也焱駭雲迅言行之速也奮以方懷方懷分駢羅列布

開道擁衛者先行也

鱗以雜沓兮侏差僂豸參差魚頤而鳥頤 侏僂不齊也翕赫召

登輿

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翕赫盛貌於是乘輿乃

方曰以下申言天行之意極寫儀仗之盛

登夫鳳凰兮而翳華芝鳳凰車飾也駟蒼螭兮六素蚪叶溪說文螭若龍而黃北方謂

車馬

之地螭蚪龍螭略龍行縻序縻 龍師 龍翰下垂貌帥爾陰閉雲

儀仗

然陽開叶吹 帥聚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旗旒質 傑之

俞曰前多云星宿鬼神名且此又入星電風雷等字所謂星陳天行也

旖旎尼上聲 叶平聲 旖旎旒從風柔弱貌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

行路

旗義 屯同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叶平聲 中營 天子之營也聲駢京 隱

望見

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叶陵 駢隱車騎聲陸離參差也馭疾馳也凌高衍之崿踴

孫曰造語甚工然亦恰好便住

崿疎兮超紆譎之清澄叶諶曲登椽藥而狝貢天門兮馳閭闔而

然亦恰好便住

入凌兢緣藥甘泉山南高可望見甘泉名狝至也凌兢寒涼處是時未轅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

不甚靡曼所以
讀之不厭乃更
覺色濃而味永
何曰從未至以
及已至從容不
迫通天之遠封
巒之近皆引起
之詞

到甘泉

孫曰大厦輪
洪臺前殿雲閣
次第猶寫然但
是大概泛說不
是指何宮何殿
玉樹金人以最
奇故特叙之

何曰帝居大一
亦映郊祀而言
與乘輿一段互
為生色

何曰前後左右
森然並列下復
參錯言之亦整
亦活

釋叶葉 通天臺名在甘泉宮外 釋釋連續貌

下陰潛以慘廩同標

兮上洪紛而相錯下上指臺之下上也

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慶歎聲歎其高不可終度也漢書彌作疆

平原

唐其壇去聲曼漫

兮列新雉於林薄唐道也新雉香草善作新黃

攢并閭與芟荏兮

紛被麗其亡無鄂并閭樓也芟荏草名師古註被麗音披離分散貌鄂垠也如淳註并閭葉隨時政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

崇邱陵

之駮巨駮我我今深溝欽巖而為谷駮駮高大貌欽巖深貌

造造造造離宮殿班

以相燭兮封巒石關觀

迺靡乎延屬般布也迺靡相連貌

於是大厦雲謫波

詭摧摧上聲摧此角而成觀去聲 論註雲謫波謫謫言制也謫以名狀註謂圖節雲水於屋中未是推唯崇積積成觀成奇觀也

仰橋

首以高視兮目冥麵响縣而亡無見擣舉也冥與昏亂貌止瀏瀏濫以宏恂恂傲

兮指東西之漫漫去聲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亂據輪同

軒而周流兮忽坱坱泆泆比比而亡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

軒而周流兮忽坱泆比而亡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

之睇通 睇 野客叢語者漢武故事玉樹在神宮中非甘泉宮事

馬犀馬犀馬腦及犀角以飾殿壁五臣坱泆作軼軼作睇

金人乞逆 乞

其承鐘虞巨兮嵌巖巖其龍龍 乞乞壯勇貌

揚光曜之燎燭兮垂

景炎之炘炘 炘也 配帝居之懸圃兮象泰壹之威神 懸圃在崑崙山上帝所居

洪臺高見岫其獨出兮控至北極之嶒嶒嶒嶒 遵

列宿迺施於上榮兮

忽於牆藩紛鬼魅不能自逮兮漢書逮 作還半長途而下顛音近丁歷

倒景影而絕飛梁兮浮蟻蟻 蒙上而徹天叶徹因切音近江 絕度也飛梁浮橋也爾雅蟻蟻

而右元冥兮前標標闕而後應門爾雅釋 天三星

左櫬櫬 榭而右元冥兮前標闕而後應門

為機槍元真水神標赤也

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以生川叶春論註舊註 言闕高陰於西

蛟龍連蜃拳於東厓兮白虎敦屯

應門正門在標闕之內也

幽都也山海經幽都北海之山黑木所出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幽都也山海經幽都北海之山黑木所出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幽都也山海經幽都北海之山黑木所出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幽都也山海經幽都北海之山黑木所出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幽都也山海經幽都北海之山黑木所出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幽都也山海經幽都北海之山黑木所出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幽都也山海經幽都北海之山黑木所出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幽都也山海經幽都北海之山黑木所出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幽都也山海經幽都北海之山黑木所出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幽都也山海經幽都北海之山黑木所出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幽都也山海經幽都北海之山黑木所出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蛟龍連蜃於東厓兮白虎敦

何曰獨詳前後

殿與後陽靈之

宮相映滿乎臨

淵突下一針此

所以為諷諫也

陸曰疑重自是

漢賦

何曰此文章頓

性處

方曰一篇主意

俱見

孫曰形容風勢

之如有聲有韻

何曰玉戶金鋪

以漸而進稍稍

視深好接天子

穆然之思為一

篇大轉折

何曰前半叙宮

室後序郊祀得

力處在中間一

接亦是從上林

賦變化出來

何曰此四句學

自齋宮之祭所

露英

集乎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

何曰此四句學

自齋宮之祭所

露英

集乎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

何曰此四句學

自齋宮之祭所

露英

集乎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

何曰此四句學

自齋宮之祭所

露英

集乎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

何曰此四句學

自齋宮之祭所

露英

集乎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

何曰此四句學

自齋宮之祭所

露英

集乎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

何曰此四句學

自齋宮之祭所

露英

集乎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

何曰此四句學

自齋宮之祭所

露英

集乎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

何曰此四句學

自齋宮之祭所

露英

集乎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

何曰此四句學

自齋宮之祭所

露英

集乎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

何曰此四句學

自齋宮之祭所

露英

集乎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

何曰此四句學

自齋宮之祭所

露英

集乎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

何曰此四句學

自齋宮之祭所

露英

集乎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

何曰此四句學

自齋宮之祭所

露英

集乎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

何曰此四句學

自齋宮之祭所

露英

集乎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

何曰此四句學

自齋宮之祭所

露英

集乎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

何曰此四句學

自齋宮之祭所

露英

集乎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

何曰此四句學

自齋宮之祭所

露英

集乎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

何曰此四句學

自齋宮之祭所

露英

集乎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

何曰此四句學

自齋宮之祭所

露英

集乎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

旃旃旗也分昭華覆之威威旃旗也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

三危漢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於東阮阮同坑兮肆玉軌代而下馳東阮東海也漂龍淵而還旋九垓

兮窺地底而上回言從東阮下馳遂浮龍淵而繞風澁澁澁而扶轄兮鸞

鳳紛其銜六臣從從從漢書銜作御梁弱水之漚漚澹澹兮躡不周

之透蛇核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必妃

不得施其蛾眉迷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等天地

於是欽柴宗所療薰皇天姓下舉搖泰皆神名一一舉洪頤名

樹靈旗漢郊祀誌元鼎五年秋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牲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泰一維旗而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樵蒸昆

或為配黎四施配黎四施熹蒸炬火也昆同也配黎披離也言熹燎東爨滄海西耀流

沙叶北熿同幽都南場丹厓宜元元積積求求劉劉相相泔泔淡淡膠膠

灌灌也何曰由齋心說到祀事見一時德意大暢為萬世開祥乃一篇之歸宿何曰收局用促節又是一種句祭畢何曰仍列地名與前相映總贊收到德宗孫曰孟堅東都賦明堂等五詩本此

宏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總棠梨三巒封巒觀也天開決兮地垠開

士厲長平坂名雷鼓八面鼓也一日六面鼓雲飛揚兮雨滂沛叶于胥德兮

麗萬世雲雨言恩澤亂日亂理也所以發理崇崇園園邱隆隱天兮登降

剌里剌施以單單卷卷拳拳垣垣兮大貌增宮峻同差駢嗟峨叶兮

甘泉賦五

五

卷二

何曰賦中節奏與今曲調略同一起引子也中間過曲也亂詞尾聲也前以緩聲則優柔而不迫後加迫促則飛揚而激楚復綴以煞尾仍歸和雅之音此亦天然之律度也

言言文選集平

嶠嶠嶠响深貌洞無厓宜兮上天之緯同杳旭卉兮緯事也旭聖皇

穆穆信厥對兮對配祗郊禋神所依兮祗郊禋神所依徘徊招搖靈迟棲泥

兮招搖猶彷徨也輝光眩耀降厥福兮輝光眩耀子子孫孫長無極兮歸到求嗣意

孫月峯曰大約是規模大人賦然祇是語意色態間彷彿似之至立格却又不同此所謂脫胎換骨

何義門曰漢書本傳云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屈奇瑰璋非木靡而不雕墻塗而不畫之制也其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

迺上比于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為儻鬼神可也愚按賦家之心當以子雲此言求之無非六義之風非苟為夸飾也其或本頌功德而反事侈靡淫而非則是司馬揚班之罪人矣

本傳又云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送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却處妃以微飛肅宿之事

潘安仁藉田賦藉借也借人力理田以奉宗廟示天下先也漢書注藉田藉之也祝氏曰感榮緒晉書以為藉田頌文選以為藉田賦要之

潘安仁藉田賦

篇末雖是頌而篇中全是賦賦多頌義少當為賦也馬揚之賦終以頌非異也田獵禱祠涉于淫樂故不可以不風矣都藉田國家大事則不可以不頌所施各有攸當故也何曰祝說非古人賦頌通為一名馬融廣成所言者田獵然何嘗不題曰頌耶強生區別即杜撰也若云風頌異施揚之羽賦亦有遂作頌曰之文○按不歌而頌謂之賦故亦名頌至褒洞簫賦漢書謂之頌

伊晉之四年武帝四年也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畝之甸禮

也晉書丁亥藉田戊子大赦今為丁未誤也何曰禮月令疏云耕用亥日以陰陽法於正月亥為天倉又王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然則丁未之誤明矣

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墮遺上聲宮委土起壘埒以為宮也掌舍設柅互

布黝黑結崇基之靈趾兮何曰漢晉皆耕於東故云啓四塗之廣阡沃野墳腴膏壤平砥

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轄牛也服於縹輓

先叙天子未至藉田之前陸曰殊有冠裳雍肅之度

提綱

重訂文選集平 籍田賦 六 卷二

百僚從駕
恰好拖遙下段
調法俱精

獨尊天子得體

將至藉田
何日序次處亦
自甘泉西京諸
賦得來

既至藉田
待從服佩
三推之禮

開...
天子耕藉之盛
何日正寫典而
澤兼叙觀者見
風化所被也

分紺轅綴於黛耜總標紺黛皆正可色儼備駕於廕左兮侯萬乘之躬履百

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自一命至九命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

接游車之鞞鞞微風生於輕幟車慢纖埃起於朱輪森奉璋以階

列望皇軒而肅震法、駕、真若湛露之晞朝陽似衆星之拱北辰也喻

侯承命而加敬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間闔洞啓參塗方駟常伯陪

乘太僕秉轡后妃獻種同種六之種司農撰播殖之

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踞叶界天子

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綉紉綵醉綵金根照耀以炯晃

分龍驥騰驤而沛艾騰驤沛艾皆馬行貌表朱元於離坎飛青縞於震兌中

黃星儲以發暉方綵紛其繁會謂鹵簿之儀車騎旌旗各依方色也五輅鳴鑾九旗揚

旒五輅九旗見周禮瓊鋏吸八藥鋏鉞也八藥鉞節也雲罕瞻藹雲罕瞻也瞻藹盛貌簫管嘲哢以

啾嘈兮鼓鞀破隱以砰礚晉書隱作德笳簾疑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

外震震填填塵驚連天以幸乎藉田蟬冕頰以灼灼兮碧色肅

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顛也於是我皇乃

降靈壇撫御耦坻場築屢洪縻在手晉書坻作游謂游步於場故築屢於土也縻牛轡也三推而

舍庶人終畝某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于斯時也居靡都

鄙民無華裔長幼雜選水以交集士女頌斌而感戾雜選衆多親頌斌相雜貌

被褐振裾垂髻總髮叶沸晉書作髻音計躡踵側肩紀裳連襪古袂字晉書後衣曰

黃塵爲之四合兮陽光爲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

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於昏作兮慮盡力乎樹藝靡誰

以上藉田意已盡乃假田父等發出議論何曰先言本之當固次言致孝之由皆為禮字作證也

固本

供祭祀

致孝

孫曰略率法歸鬆

又美旨

四語頌中見規為全篇歸宿

何曰頌語暢能本而孝之意而咏嘆之孫曰做詩書大似或護其勢或摘其語始如集古句耳初讀時訝其舛鍊便

督而常勤。公莫之課。而自厲躬先勞。以說使。今豈嚴刑而猛制之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未謂政刑本與先皆指農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壹。人當作民。避諱改也。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無儲穡。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必一作畢。謂虛其所望也。三季之衰。皆此物也。季末也。三季。紂幽也。物事也。今聖上昧且丕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卹。展三時之宏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言堯湯者。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簠簋普淖。棹則此之自實。儀禮註。普淖。黍稷也。普。天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號云。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宜其民和年登。而

神降之吉也。何曰。神字本叶。後人改。言古。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本孝天孝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

繼之者。鮮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五臣乎於萬國。愛敬

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

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五臣

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

思樂甸畿。薄采其茅。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叶。五臣。茅。其農。三堆。作芳。農。作囊。

萬方以祇。藉我公田。實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齊。五臣我倉

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

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歸。重。人。主。為。起。筆。照。應。

欲句圈之但疑其太熟及再玩兼註乃知悉是摹古彼時已爾何況今于辭中五也

孫月峯曰雅細有之然乏宏深之致看國語號公諫不籍干畝一章彼是何等骨力何等姿態何義門曰文不高然頌述典禮當自為法式其體源亦出于東都賦中以禮字為提綱以本字孝字為分應是全篇大局○安仁才思清綺秀色有餘承建安之餘風開永嘉之新製亦賦家之能事也方伯海曰按只中間數句為籍田正文餘俱從題之前後緊就籍田發意既不失之膚泛行文亦綽然有餘地矣文之正位原自無多後人入手便犯宜其形枯而意索甚至首尾復疊倒置皆坐此病○下半寓整於散實開宋人秋聲諸賦之先

司馬長卿子虛賦

祝氏云此賦雖兩篇實則一篇賦之問答體其源自卜居漁父篇來厥後宋玉董述之至漢而盛此兩賦及兩都二

何曰以賦專為主所以諷也用意處不在鋪排正在一二冷語然使一直說出有何意味譬之千鈞之弩極力挽強其射人者一鏃耳

京三都等作皆然自尾是交中間是賦世傳既久變而又變其中間之賦以鋪張為靡而專于詞者則流為齊梁唐初之俳體其首尾之文以議論為便而專于理者則流為唐宋及宋之文體性情益遠六義漸盡體製遂失矣○首尾雖以議論問答然專駕千乘等句即以賦齊王之微後半齊東野語巨海等句即是賦齊國遊獵之地則亦未嘗非賦也後人無鋪張之才純以議論為使於是乖體物之本矣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五臣於齊下有齊字悉發下有境內之士倫五字

畋罷子虛過苑烏有先生苑宅上聲五臣作說亡是公有焉五臣亡是上有而字坐定烏

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

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眾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雲夢

楚澤名在湖北德安府安陸縣南又說東抵蘄州西抵枝江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為雲夢日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

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五臣車駕作駕車列卒滿澤罟網彌山掩兔

孫曰數語亦自脆鍊

何曰先着齊田一段映襯入妙

孫曰評若無奇
然讀之自覺有
味乃知文字妙
處固非言所能
盡

何曰出口先將
雲夢放活一步
此能用虛後來
詞家便少此筆
法

中東南西北分
五大綱又分細
日

何曰先叙地後
叙事遂為不易

之法

孫曰只如此鋪
張雲夢大略已
滿已宏麗文勢
緊切讀之有味
若二京鋪張太
過雖云富有然
文勢散緩反覺
味短
何曰叙諸物產
極簡勁其間又
點出江山形勝
筆致安閒過境
亦緊
高卑就其南分
出後外內上下
同法

歲
芥
莖
莖
莖

麟鹿射麋脚麟脚謂持其脚也集韻謂以脚蹴之漢書作格陸機詩疏驚於鹽浦

也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叶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

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與猶僕下車

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

園覽於有無謂觀園中何者為然猶未能徧觀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

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

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

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

畢同翠岑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疲池陂

娑陀駝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惡雌黃白附附錫碧金銀

衆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

玫瑰瑰琳瑯昆吾玫瑰火齊珠也昆石之次玉者昆吾山名音義河圖流城緘功

元厲城功百次玉者元礪廣黑石可用磨者石砮砮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窮

菖蒲叶荳蔻蘼蕪諸柘巴苴且上聲爾雅註菖本其南則有平原廣

澤登降地多靡案行壇去聲曼曼緣以大江限以巫

山巫山在四其高燥則生箴對荇苞荔薛莎青蘋煩其卑溼則

生藏菘郎蒹葭東蔭彫胡彫胡菘蓮藕觚盧一作菴奄闢軒于菴闢蒿

也舊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

蓉菱華內隱巨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叶瑇瑁鼈鼉其北

則有陰林巨樹漢書史記並作巨樹榿柟榿豫章正義豫今之枕木章今之

子虛賦今從之舊作其樹誤榿柟榿豫章正義豫今之枕木章今之

緇釣水族

何曰美色曼聲
仍見雄心浩大
所以為楚王生
色收轉敗事也
次第最周密

何曰如此雄心
仍歸淡泊此謂
諫處收轉齊王
應前甚緊
孫曰散文猶存
賦意有詠歎味
又微兼辭命法
腰而古圓而勁
何曰何等暢快
然必要結處一

已為上林賦作
引子
何曰此轉收出
子虛二字之義
以上折楚以下
種齊略分次序
孫曰種齊無多
語然宏壯無不
盡然有不盡處
之勢

何曰末數句真
有峯迴路轉之
奇滴滴歸源之
妙

也浮文鷁揚旌棹鷁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鉤紫貝撻金鼓

吹鳴籟榜去聲人歌聲流鳴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

百里之外將息聲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按行騎就隊繼乎淫

淫般盤乎裔裔音義切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叶怕乎無為懽

乎自持怕澹同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五味和而不若大王終日馳

騁曾不下輿將同割輪粹自以為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

齊王無以應僕也漢書王上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

遠千里來貺吾國王恐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

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

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五臣無今足下稱楚王之德厚而

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

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何曰史漢並有有而意是彰君之無而言之是

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

輕於齊而累於楚矣累言且齊東階五臣鉅海南有琅邪叶徐

射乎之罘叶敷邪與肅慎為隣邪讀為

浮渤澥海渤游孟諸水名在河南歸德府邪與肅慎為隣邪讀為

秋田乎青邱青邱國在海傍徨乎

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帶芥若乃俶儻瑰璋

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同充物其中五臣有不可勝記禹

子虛賦

卷二

不能名高真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

若今人見顧見春云

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為無以應哉揚用修曰漢書音義謂見客言至此國為客也

孫月峯曰規模亦自高唐七發諸篇來然彼乃造端此則極思馳騁鏗鏘窮狀物之妙盡擄詞之致既宏富又精刻卓為千古絕技

俞犀月曰子虛一賦道勁絕倫妙在齊楚之間答工力悉敵針鋒相對不作相下之勢便隱然為上林留地步

何義門曰子虛上林為宋王嬭派從高唐賦而鋪張之加以縱橫排宕之氣其局開張其詞瑰麗賦家之極軌也

邵子淵曰長卿賦妙有疎古氣麗而不靡繁而不綺此正行以先秦戰國擦縱之法也昌黎並稱揚馬有以夫

何曰上林子虛雖云非一時所作然意實相承

子虛迥際上林閱博合看乃見大開合處

司馬長卿上林賦

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乃召相如相如曰此諸侯之事不足觀請為天子狩獵之賦復成此奏之意雖相承然非一時所作

亡是公所斷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

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通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

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二君謂子虛烏有也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

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三客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

西極右西極爾雅至于爾丹水更其南丹水在今河南南陽府內鄉浙川兩縣界紫淵徑其北紫淵

重丁文選集平 上林賦

孫曰蒼梧西極丹水紫淵是統幅輿而言若盡宇內地皆為上

林苑者固是誇
謝亦所以諷

孫曰山水作二

大宗中間魚龍

珍寶草木鳥獸

宮室神仙等雜

見互出視前篇

少變其法似錯

而實整

何曰叙水處奔

放曲折直作一

句看下中間千

迴百轉而源委

明晰可以悟文

章之妙

孫曰先波池次

巖擁次坻壑又

次波沫揆厚寫

然然後歸于無

聲即盈科後進

放海之意而喻

趨此衝臨注馳

跳等字面下得

特精峭真是畫

水妙手可味可

玩

水族

水珍

孫曰其中其上

作收視前篇小

變

水鳥

即紫水在
終始霸漚二水在西出入涇渭涇水出甘肅平涼西南渭水出蘭鄂

鎬潦滴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鄂水出鄂縣鎬水出昆明池北涇即涇蕩蕩

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伏下赴隘口下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叶去

出乎椒邱之闕行乎洲淤餗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泱

之楚古野字叶暑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隘狹之口叶苦觸穹

石大石激堆埼埼唯沙堆沸乎暴怒洶涌澎湃德橫流逆折轉騰

弗宓密泊骨洳洳弗盛貌宓泊偃側泌瀦偃側相通也橫流逆折轉騰

澈徹冽列轉騰相過杭漑漑既二音滂漑滂漑水穹隆雲繞穹隆

宛渾善膠古辰字膠轉也膠整邪屈也踰波趨汜涖涖下瀨踰波後波

批巖衝擁奔揚滯浦批擊山滯臨坻注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墜墜瀉小水聲沈沈深貌隱隱盛貌砰烹磅滂訇訇澗澗澗澗

潏勅力灑灑鼎沸鼎沸馳波跳沫汨汨瀼瀼漂疾悠遠長懷寂寥聊

無聲肆乎永歸肆放也然後顛顛漑漑潢潢潢潢潢潢潢潢

言運言運乎瀉瀉瀉東注太湖太湖即震澤也衍溢陂池於是乎蛟

龍赤螭巨鱗鱗漸離漸離亦鯨鯨鯨鯨鯨鯨鯨鯨

擗擗曳魚皮曳捷捷掉尾振鱗奮翼捷舉也潛處乎深巖魚鼈鼈

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的皪江靡上聲的皪明珠的皪蜀石黃璉璉

水玉磊砢磊砢水玉水精水玉水精磷磷磷磷磷磷磷磷

其中鴻鸕鷀鸕鷀鴛鴦屬玉屬玉似鸕而大長交精旋目交精似鳧而脚高

紅紅深且日旁毛皆長而旋此共旋日乎紅深且日旁毛皆長而旋此共旋日乎煩鴛庸渠煩鴛庸渠

古注本荆鄂間有水鳥大如鸕而短尾色古注本荆鄂間有水鳥大如鸕而短尾色煩鴛庸渠煩鴛庸渠

重丁之是長平重丁之是長平上林賦上林賦

何曰言山水後遂及宮館而以果品名材附之正為上林發揮也

何曰止說東西

玉石

何曰此處寶玉就山谷所生而言與水玉自別

果

何曰言山水後

纏徒屬燭步欄周流長途中宿夷巖築堂累上臺增成巖岌

洞房頰古交杳眇而無見仰字燎老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闈宛

虹拖於楯盾軒奔流星也宛虹青龍蚴黝柳於東箱襄

象輿婉僊善於西清婉僊動貌西清西廂中靈園語燕於閒館靈園

偃佺之倫暴於南榮偃佺仙人也暴謂偃臥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

中庭盤石振崖嶽巖倚傾不齊嵯嶻刻削崢嶸玫瑰碧琳

珊瑚叢生璠玉旁唐玢分翽文鱗叶連赤瑕駁雜香

其間赤瑕赤晁勳采琬琰和氏瑩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伊尹書箕

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菓棗隱夫未詳菓山李也何曰荅選

杏離去支答選似李出蜀離支即荔枝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臆邱陵下

平原馳揚翠葉抗兀紫葢杙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耀鉅

野沙棠諸檉沙棠狀如棠黃華華楓杙樺平櫨華皮可以為索楓樞也

畱落宵邪仁頻賓并閭林邑記仁頻檀木蘭豫章女貞長

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茂蔭漢欝立叢倚連卷拳欏

危詭崔錯發灑灑坑衡開可可柯柯坑衡徑直貌

條扶疏落英幡徒纒扶疏四布紛溶蕭蔘森猗尼從風猗

猶阿那也漢林蒨蒨蒨蒨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傑差池池

此虎旋還乎後宮史記還作環雜襲紫緝緝被山緣谷循阪下隰

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元後素雌雌蠶蠶飛蠶蛭質蝸

方曰雜襲五句總承上二段作過峽若斷若續又一章法

重訂文選集平上林賦

六

卷二

木上之獸
何曰此以林木
所緣之獸言與
前又別每段叙
及鳥獸為下文
廢獵張本
方曰此處將上
而結住以下從
天子遊幸苑中
寫乃上下文分
界處
天子獵

歷險阻而獵猛
三字句每句看
其首一字變化
極其用意也
何以節次安詳
先搏猛獸次及
輕校次弋飛禽
一去間一步看
其所獲之禽獸
與子虛不同與
右翼括宇宙之
氣
極剛遠而獵奇
物

蠖。獮。獮。胡。毅。解。蠅。詭。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互相經過也

天。矯。矯。枝。格。偃。蹇。杪。顛。叶丁皆獸在樹姿態也踰。踰。絕。梁。騰。殊。榛。叶捷垂條

掉。希。間。希疏無支之間也史記掉作踰音難牢。落。陸。離。爛。漫。遠。遷。崩騰群走貌若。此。者。數。百。千。

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叶戊總上離宮別館言也庖。厨。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

具。言所在有也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象路也六。玉。蚪。叶溪謂駕六馬以

玉。飾。其。鏤。勒。有。似。蚪。龍。也。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以虎皮飾車也後。道。游。叶移天子出道車五乘遊車九乘孫。

叔。奉。轡。衛。公。參。乘。叶平聲孫叔者太僕公孫賈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大駕大僕御大將軍參乘扈。從。橫。行。出。

乎。四。校。之。中。叶蒸文類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中一校隨天子乘輿也師古註關校之四面何曰據上文奉轡參乘皆指乘輿言之文說曰鼓。嚴。

簿。言擊嚴鼓也縱。獵。者。叶滑獵一作獠爾雅夜田為獠江。河。為。陸。祛。祛泰山為櫓車騎

雷。起。殷。天。動。地。殷雷也先。後。陸。離。離。散。別。追。各有所逐也淫。淫。裔。裔。緣。陵。

流。澤。雲。布。雨。施。去聲言士卒之衆徧山澤如雲雨也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蹙。

羊。蒙。鵠。蘇。叶疑蘇鳥尾為蘇綉。白。虎。被。班。文。虎豹之皮也跨。壁。馬。馳。

凌。三。襲。之。危。三襲山在開喜縣下。積。歷。之。坻。積歷不平也徑。峻。赴。險。越。壑。厲。水。

椎。蜚。廉。弄。獬。豸。遲上聲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椎本作推師古曰推亦謂弄也其字從手入俗讀作椎擊之椎失其義也格。蝦。退。蛤。

鏃。蟬。猛。氏。蝦蟇猛氏皆獸名緝。騾。馱。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

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也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

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負。迴。遠。

去。流。離。輕。禽。蹴。履。狡。獸。叶中神捷。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叶裕追。

怪物。出。宇。宙。叶鬱蕃通住鬱蕃通弱。滿。白。羽。去聲蕃弱夏后氏良弓之名射。游。梟。檠。歷。蜚。遽。

鉅。櫟。通。櫟。稍。也。飛。虛。神。獸。也。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言必如所志也弦。矢。分。藝。殪。翳。仆。

凌虛空而獵飛

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焱。乘虛無。與神俱。躡元

鶴亂。昆雞。道。孔鸞。促鷄。拂翳鳥。指鳳凰。捷鸚鵡。揜焦朋。

似鳳凰。道盡途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

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權。鷓牛首。登龍

臺。揜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輔

轅。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剝

劇。驚憚。驚。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他。藉藉填阬。滿谷掩

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息置酒乎頤天之臺。張樂乎膠葛

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虞。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

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

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

渝。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顛。荆吳鄭衛

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闐。洞心駭耳。荆吳鄭衛

之聲。詔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

鄢郢繽紛。激楚結風。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

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若夫青琴。宓妃之徒

絕殊離俗。妖冶嫺。都觀。粧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

嫵媚。嫩弱。曳獨繭之綸。眇閭易。以卹削。

何曰聲色相因。極寫奢侈。

美女之眾。何曰聲色相因。極寫奢侈。

上林賦

何曰聲色相因。極寫奢侈。

何曰聲色相因。極寫奢侈。

何曰聲色相因。極寫奢侈。

何曰聲色相因。極寫奢侈。

何曰聲色相因。極寫奢侈。

何曰着此尾聲與起處相應一則曰奢後一則曰仁者不由句中有眼諷諫妙昂與起應收還齊楚并為子虛總括

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墜辟而人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漢書後上有所字即上天子猶自謂太奢侈也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此四字逡巡避席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孫月峯曰子虛已不遺餘力此篇復欲出其上可謂極其鋪張揚厲然宏肆有之精工終讓子虛大抵文各有極既振其蒙矣又何加焉陸兩侯曰讀前幅其為憤懣飽飢艱澁猶夫人耳後段則如搏虎制象全力畢具觀者震聳猶勝諫獵書孫執升曰相如以新進小臣遇喜功好大之主直諫不可故因勢而利導之然始以遊獵動帝之聽終以道德閉帝之心可謂奇而法正而葩何義門曰此賦以四大段立格雙撇齊楚提出上林是起次序上林之地是承中言校獵之事是轉末言天子之悔過以承諷諫是結文之局極開文之法極細○意在諷諫而先若盛稱其美者政欲於熱鬧場中下一轉語使之回心易慮此

所以為賦耳 邵子湘曰如此長篇却與子虛賦無一語畧同何等變化且合二賦觀之仍有淵澗不盡之致所以不可及

何曰以為以下蓋班氏剪裁子雲本叙而載之又曰按班書雜傳班固著其自叙則此又其賦之本叙也非由班氏剪裁之正

成帝時羽獵於上林苑上林苑在長安西帝親臨其旁上林苑在長安西林麓敷澤財足以奉郊廟御有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腹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上林苑在長安西湯好射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上林苑在長安西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實覆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西高其有昆明池

在序中所以諷諫者也古人作賦大都以諷諫為主後人或專事鋪排無關勸戒失之矣

孫曰賦首增此序用議論起是變格然却是封禪書約文何曰上是發端以下次序說去頌聖起

突然起固奇蓋亦用以小異于長卿

伯主 帝王 命曰五帝三皇 道德仁義前後相為照應見進諷之意 時令

開獵場 孫曰地勢大略何曰此段言為校獵之後一切有事于獵者畢

營建章鳳闕神明駁姿漸臺六字粘泰液二字粘象海水周流

方丈瀛洲蓬萊以上宮殿臺池註前見前三秦註漢武有名園曰樊川一名御宿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三神山游觀後靡

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三垂謂西方南方東方武帝侵三垂以道郡故謂之割齊等也無有貴賤故謂

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雜禁禦所營尚泰

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

不折中以泉臺魯莊公築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為之而毀之勿居而已故聊因校獵賦以

風之其辭曰或稱義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香各以竝

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

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

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元宮元宮北方之宮月令季冬天子居元堂右介

富既與地平侔五臣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載楚

嚴未足以為駮乘去聲叶狹三王之阨僻矯高舉而大興歷五

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闕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於

是元冬季月天地隆烈叶利陰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爾雅權輿始也

帝將惟田於靈之囿位開北垠受不周之制孟康曰西北為不周風謂冬時以奉終

始顯頊元冥之統頊項元冥皆北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闐

闔儲積共待雜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泝牽渭經營鄠

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漢書作沓章爾迺虎路落

三夔山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外門為司馬門殿門在內也外

重訂文選集評 羽獵賦 卷二

備也

勇士

布獵具

何曰句法歷落不入排偶此楊馬所以為大家也潘左而下全用對偶一往流暢無復西京丰采矣

車

孫曰長對殷是太冲所祖

騎

天子出

儀仗

何曰此段言天子出獵之事分三段始獵衆禽二追神路三更游池沼也每段中必說得極其濶大即序中所謂舍慶誇謝之意

宮館園林軍容之盛

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叶因虞淵日入處鴻濛沈茫四字並讀上聲水草廣大貌碣揭以崇

山叶音近牲碣猶表也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白楊觀名昆明靈沼之

東賁賁音育賁音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鏢莫邪而羅者以萬計說文鏢邪大戟也

其餘荷垂天之單張竟壑之罍叶皮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

旗朱竿太常之竿也周禮日用為太常河圖曰彗星者天地之旗也青雲為紛虹蜺為纓屬燭乎崑崙

之虛紛旗旒也纓旗上繫也屬連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行前

後要叶茹遮叶切櫬叶切槍叶切為闡叶切明月為候叶切熒惑司命天弧發

射叶切鮮扁陸離駢衍必彌路鮮扁重陣貌駢衍軍壘也必滿也徽車輕武鴻

綱洞綱洞持獵徽疾貌武健也鴻綱相連貌縱獵相次貌殷隱殷軫軫盛貌被陵緣坂同窮復

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往來貌戶分殊事叶明也

明白分別各殊其事也

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輻輳連屬貌

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叶切始出乎元宮撞鴻鐘建九旒義六白虎

載靈輿白虎馬名靈輿美字輿也蚩尤葉蔽蒙公先驅蒙公髦頭也立歷天之旂曳捎

星之旒霹靂烈缺叶切吐火施鞭言威德之盛役使白神也漢書烈作列萃從疎沈溶淋

離廓落戲摩八鎮而開關叶涓從定貌沈溶盛多貌飛廉風伯雲師吸鼻譬

蕭蕭吸鼻喘息聲率吸鼻喘息聲鱗羅布烈攢以龍翰叶賢言如鱗翼之攢布也漢書烈作列啾啾踰

踏入西園切神光叶切近也神光宮名望平樂節徑竹林躑躅蕙圃踐蘭唐

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帥漢書技作披師作師虺叶虎

之陳從橫膠輶葉拉臘雷厲漢書拉作奈拉驥葉駟葉駟葉駟葉駟葉

洶洶旭旭叶切天動地岷叶切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叶切若夫壯

重訂文選集平羽獵賦

勇士赴

手足獵

何曰劉原父云獲鳥獲夷夷羿皆有力者但此下更有羿氏控弦之文或別用堯時射九日者耶

車駢集何曰曠若絕倫見廣心浩大之概作一小頓下乃極言之

天子車

大眾合何曰更進一層

移圍從陣才見羽獵次序如許從容

輕車奪騎網罟獵追逐

孫曰天寶亦只是泛言聲光雌雄等乃借陳寶意用之非實指陳寶也

孫曰是徵觀士大夫之勤略數句却乃是說獸

是小變然了虛同有猛獸恐懼句也○上林云先中而命處此乃云妄發期中此所謂換骨

此所謂換骨

士慷慨殊鄉

向別趣

東西南北騁者

奔欲

拖蒼豨

跋犀奔

蹶蹶浮塵

斲巨獬

搏元狻

騰空虛

距連卷

蟠娛澗

間

連卷天蟠木盤屈貌言間作間言騰空上未間為娛戲其間集樹木間隙之間

莫莫紛紛

山谷為之風

焱林叢

為之生塵

及至獲夷

之徒蹶松栢

掌蔌藜

獲夷古壯士蹶踏也掌以掌擊之也

獵蒙龍

麟

輕飛

腰股

首

帶修蛇

犀趾

踰

阮

超唐

波

大車騎雲

耳為綴

旌

木仆山

還

漫若天外

儲與

宇內

儲與

倘狎

於是天清日晏

逢

蒙列

車幽

輻

光純

天地

望舒

彌

車君市也幽輻車聲也純緣繞也

望舒彌

望舒彌

望舒彌

望舒彌

乎徐至於上蘭

圍徒陳

浸淫

蹇

部曲隊堅

重各按行

杭

得過

軍驚

師駭

刮野

掃地

聿皇

聿皇

輕疾

蹈

飛豹

應

駢聲

擊流

光野

盡山

喙

乎

絃中

三軍

茫然

與

之

盛窮

關禽

獸使不得逸漏也

如

熊罷

之

挈

獲

魂

亡

魄

失

觸

創

淫

輪

夷

相與

是禽

殫

中

聲

衰

重訂文選集評

羽獵賦

羽獵賦

羽獵賦

羽獵賦

水觀大略
珍怪羽族亦只
是略舉
何曰此以游池
之事言之兼寫
魚鳥見從禽餘
興

水獵

何曰說得濶遠
好接下段借有
虞暗起唐典絕
妙
生儒揖讓
何曰此下乃詭
諛本旨快暢言
之歸之正道為

一篇收束

夷狄臣服

張曰文士修典
頌而夷狄臣服
可見眼還不專
在武

何曰群公常伯
左右小臣豈有
遠見揚朱墨翟
異端曲學不知
聖賢之業者也
自方將以下乃
自申作賦之意
何曰長卿之文
頌即為規子雲
之文規亦是頌
未得以諷一勸
百責司馬也
應收道德仁義

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無涯叶隋珠和氏焯燦其陂一作玉

石磬岑峯吟眩耀青熒熒熒高大大貌青熒光明貌漢女水潛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也怪物暗

冥不可殫形元鸞孔雀翡翠垂榮王睢關關鴻鴈嚶嚶羣娛乎

其中嘒同嘒同昆鳴昆同也漢書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

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文身越人也能入水取物也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碣薄

索蛟螭薄短也蹈獫狁獫狁獫狁也據龜鼉據引也扶扶靈鸞扶入洞穴出蒼梧乘

巨鱗騎京魚或作鯨魚浮彭蠡目有虞舜葬九疑目望其山方維夜光之流離剖明

月之胎珠明月珠蚌子珠為蚌所懷故曰胎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彭胥伍子胥也於

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俄別也雜衣裳言衣裳殊色也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

前叶淨昭光振耀同響同忽同如神響習疾也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于南

鄰漢書註南方有金鄰之國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

入圍口微音後陳盧山叶音音性單于南庭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常伯侍中也楊朱墨

翟取古賢以為喻也賈子說林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鳥飛入室中光輝照耀目不能正瞻見生鳥遂名之

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覲東嶽禪梁基梁文

舍此世也其誰與哉叶上猶謙讓而未俞也俞然方將上獵三靈就借獵事歸

之流下決醴泉之滋微取也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叶符

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孟諸孟諸並見子虛賦言以奢侈非之也非章

華是靈臺叶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叶于移二音或叶妖接韻補韻止有由叶妖無游叶妖土事不

飾木功不彫丞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叶移五臣承作蒸進也儕男女使莫違

不違婚期也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

宏仁惠之虞。何曰虞字對上園字乃虞人馳弋乎神明之囿。聖德也覽觀

乎羣臣之有亡。謂觀羣臣之有無而加施恩澤也放雉兔收置罟。叶麋鹿

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同暢之德豐茂世

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于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

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上還衡

背阿房反未央。

孫月峯曰是做上林賦以羽獵名篇故不叙山水等鍛鍊甚工古而腴雅而附才力真可亞於長卿

揚用修曰職國諷諫之妙相如得之相如上林之旨子雲得

之蓋策士之雄辨出以才人之麗筆倍覺異而善入也後幅

正論開賦家多少法門何義門曰步趨相如上林而語加奇崛意極誇張以序中奢

麗誇詡四字為主而歸之謙讓其風諫在此方伯海曰作文用字要純色此賦未寫羽獵先從元冬之不

周顯頊元冥說補以下寫獵俱從天文取類若間雜以別字

眼便不純色矣用意要確切此賦既寫羽獵各截將士之勇

若宰車仍如前寫各截俱可移用便不確切矣妙在從獸入

網中欲出不得出寫出一番皇遽窘迫情狀便定是宰車於

此求之皆可取古人文字印合自己文字餘則用意與上林

賦校獵一段大畧相同但詞加瞻麗耳右扶風發民入南

山。西自哀。東至宏農南歐漢中。張羅網罟罟捕熊羆

射熊館。以網為周法。從禽獸其中合胡人手搏之自取

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氏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遠上長

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詞以。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然則聖王之養民也。仁壽而恩洽。

風賦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然則聖王之養民也。仁壽而恩洽。

何曰未遑二句收局極緊末二句帶此意亦深至與起處相應○一結似不盡語絕妙此與長楊賦亦相承如長卿上林之例羽獵賦結語恰似留下長楊賦起語亦似承上也

何曰羽獵序... 難謂父老文... 何曰客卿之... 於... 變也

言微辭也正論
多忤微詞易入
所以為風借客
卿口中以入正
論此正妙於風
諫處也重煩擾
於農人之意與
未數語相呼應
○長楊之事尤
為荒逸故其詞
切

動不為去聲身言憂百姓也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裒斜
採明獵場廣遠嶽辭齧而為弋紆南山以為置嗟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
於山隅帥軍蹕岑陸錫戎獲胡搃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為
儲胥胥須也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於農人三
旬有餘其屨今勤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
游內之則不以為乾干豆之事豈為去聲民乎哉禮記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為乾豆也且
人君以元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
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
茲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
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畧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凡大指也切近也

俞曰追原祖宗
以見隨時變通
之意

何曰發出絕大
議論推高祖文
武之治以見當
法祖為治也追
昔証今前後文
勢一片

此言孝文之守
成與民休息寧
儉無奢也

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疆秦封豕其土漢書土奠扎厥厥其民奠
俊麋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
斗極運天關天宮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橫鉅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靡城
斷絕邑下將降旗變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
梳饑不及餐鞮鞮生蟣蟣介冑被露汗寒以為去聲萬姓請
命乎皇天迺展人之所謂振人之所乏二人字漢書俱作民規億載恢帝業
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密靜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
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沓不穿叶春大夏不居
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瑋瑁而疏珠璣祈却翡翠之飾除雕琢

此下言孝武聲靈以兵服遠亦無非為民捍災除患猶高祖之心也
孫曰前已有雲擾字此雪合亦犯涉

何曰此段獨詳以此事之本平

武也極方鋪張括也云稍也銜予也厥者馬脊者創癩處津黃過傷也言馬脊者被金鐵傷者果也服虔曰者預見昔曰武功之盛安不忘危亦後人之所當察耳

此又稍用論巴蜀中句法何曰歸重在海內和平使無大患與為民請命之意相映發此下以當日言之繼文之業而繼武之功在此時也中間轉折用意大寓微詞似頌實規所以為

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

鄭衛幼要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

東夷橫畔何曰東夷謂高句麗也在今遼東之東羗戎睚眦閩越相亂閩東越別名春秋七閩地戰國越人武帝興之

整其旅廼命驃衛驃騎將軍霍去病也衛青也汾汙沸渭衆盛貌雲合電發焱騰

波流機駭蠶軼言疾也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輶輻輳破穹廬輶輳

腦沙幕匈奴車也腦沙幕匈奴車也余吾破其頭腦塗沙幕也余吾水名折其骨使髓膏水也遂躡乎王庭匈奴庭

毳毼燒煇蠶蟻蠶蟻煇煇蟻乾酪也以為酪母燒之壞其養生之具也師古註煇音黎

分芻單于芻單于也磔

裂屬國磔張也漢書置屬國以處匈奴降者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廝係累平聲

老弱叶匿陟踐其尸陟曉曉蟬瘕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叶

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叶姬迴戈邪指南越相夷南越今廣東廣州府等地夷滅也靡節西征羗棘蜀東馳夷名是以遐

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躑躅矯足沉首五臣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平聲

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書多如林也聖風雲靡聲英華沈浮聲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

英華草木之美者喻帝德也沈浮言多也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去聲物靡盛而不虧故

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竦古通從方言曰西戎之間相勸為竦

賦

振師五柞作習馬長楊或叶總按韻畧止有陽叶七公切無楊字簡力狡獸校武票劉禽

西厭入聲月蝟窟東震日域月蝟月所生也日域日出之城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

不安軻日未廢旃從者彷彿訖屬而還旋委釋其事而連屬以還也亦所以奉

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太尊高祖也文武文帝武帝也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叶

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叶

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碣碣磬也磻碣磬之虞巨磬磬獸奴貌虞刻

拈同隔鳴球韋昭曰古文隔為擊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上聲允信鑠美也言酌信美以當

聲也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百歲之人就見之也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

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

之高延光於將來比榮乎往號叶平聲號三五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

騁秣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狄又攬脚

之收多麋鹿之獲哉獲叶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

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會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叶胡愛言猶吝也

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體國體也允非小人之所能及

也乃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孫月峯曰是做難蜀父老不惟堂構相同至中間遣詞琢句亦無不則其步趨祖其音節可謂形神俱是然命意却又自

不同此所謂脫胎法何義門曰羽獵擬上林賦長楊擬難蜀父老交子雲本祖述

重訂文集集評長楊賦

何曰一轉得力

諷之意在此

回應前文收拾

細密

何曰解上亦願

擾於農人

何曰一路勢甚
滂沛逼出豈徒
浮覽數語收結
全篇與客問語
相照應。全是
賦。此與焦鵬已翔
兩句意若不相
蒙而却相似蓋
以音調節奏運
之

酒師禮樂
以為肴也

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

歌投頌吹合雅

其

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

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甫之基

增泰山

之高

延光於將來比榮乎往號

豈徒欲淫覽浮觀馳

騁秣稻之地

周流梨栗之林

蹂踐芻蕘

誇詡衆庶

盛狄

又攬脚

之收多麋鹿之獲哉

且盲者不見咫尺

而離婁燭千里之隅

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

會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

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

曰大哉體乎

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

乃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重訂文集集評

長楊賦

孫月峯曰

是做難蜀父老

不惟堂構相同

至中間遣詞琢句亦無不則其步趨

相如其奇處非相如所能籠罩。麗處似天才不逮也。方伯海曰篇中無不達之意難顯之詞。作文意在詞先便無事乎艱深文固陋也。且羽獵賦前已分截刻畫再襲前意亦數見不鮮。此賦全為妨民發出難端。後則以安不忘危層層宛轉以完其說。理足氣昌。詞文旨遠。自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又是文字另一推陳出新之法。

何曰直言射雉

之原末原射雉

之義中間詳寫

射雉縷入情

方曰不用裝頭

直從游覽賦入

雉乃掃除淨冗

之一法是行文

從緊處取勢

先寫雉次寫雉

之時為一篇之

首

先言射次言發
為射雉之具此
未射以前事也

潘安仁射雉賦

序曰余徒不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騫

騫者所隱以射者也。集成賦者內作匡廓外編比以草木之葉使與場地同色合雉不疑。

涉青^國林以游覽。分樂羽族之羣。飛聿承毛之英。麗兮有五色

之名。聳^聲厲耿介之專心。兮參雄艷之嬌姿。巡邱陵以經畧。兮

畫墳衍而分畿。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為主。餘者雖衆。於時青陽告謝。朱明

肇授^{爾雅春為青陽夏為朱明}靡木不滋。無草不茂。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槭以

收舊。天泱^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麥漸漸以擢芒。雉鳴^音

鷺而朝鴈。以上序節物氣候。鳴箱籠以揭驕。睨曉媒之變態。箱籠盛

勁^敲轂以角。槎^{媒之性}擘^慄悍目以旁睽。鸞綺翼而輕。擿^槓灼繡

頸而袞。背^{媒之性}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爾乃擊^{言媒之形勢}婆

場柱主。翳停僮蔥翠。射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柱。翳於草停僮翳貌。蔥翠色也。綠柏參差文翻鱗次。

句頂上言參差如鳥翻之文。其又翻又如魚鱗之相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衷料戾以徹鑿表厭。

入躡以密緻。重而密也。以上序躡之形飾也。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

之罕至。游雉媒名謂可與。游也原禽即雉也。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

視一番。以上言柱。視之後遲獲之意也。何調翰之喬桀邈疇類而殊才。

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扇布也野。野雉也。褰微罟以長眺已跟亮。

蹠去而徐來。蹠去也。蹠宋冠之絕赫敷藻翰之陪總。絕赫赤色貌。陪總奮怒貌。

綠素身花黼繪。葭縷也。猶縷也。言雉。首縷頭素身承如繪也。青鞞莎靡丹臆蘭粹。

或蹶或啄時行時止。班尼揚翹雙角特起。

良遊哢哢。哢引之規裏。良遊媒也。哢哢聲也。引引入可射之。

應叱愕立擢身竦峙。上聲。揅黃開肩以密殼屬。剛罽同。以潛。

擬。黃開弩名剛。對弩矢鏃也。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

驚悍害矣疾迅已甚。上聲。驚雉似山雞而小其性。悍戾敢害飛走如風之疾也。

鯨牙低鏃心平望審。鯨當作擊舉。毛體摧落霍若碎。

錦。霍分散貌。此雉之呼。所以飛起而或射者。逸羣之僑擅場挾兩。逸羣僑異之雉不但欲擅場也。

如異儵來忽往。儵。儵。息上風之餐。切畏映日之黨朗。發切微動聲。儵。儵。朗不明狀也。

屏。發布而累息。屏除其而不。徒心煩而伎憤。欲射之無便也。

伊義鳥之應敵。義鳥亦媒也。為人致敵。故名曰義鳥。引雉來翻也。

壞形盈窻以美發。形赤也。言鬪時光彩。紛首頰而臆仰。正射其頸首頰向後臆仰却驚也。

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壠。易治也。壠。壠。也。言田。壠。荒廢處也。

穉。菽藜菜。

何曰此又分出三種射法來或

何曰無此二句義鳥應敵句便接得不生動

何曰此又分出三種射法來或

何曰此又分出三種射法來或

何曰此又分出三種射法來或

何曰此又分出三種射法來或

從背射或從橫射或從面射各極其妙

何曰翳顧句用左氏吾志其目也意

何曰背隨雉之性情寫射之巧法有隨手而應之妙

孫曰節節俱以射意收此文通別賦所自出

總論何曰此下總收為通篇之結得抑揚之致

何曰以下諷秦雅

何曰樂而忘反不可為訓着此一結不失為風入本旨

翳蒼葦茸深概鳴雄振羽依於其冢冢山嶺也閱冢山嶺也閱冢山嶺也降邱以馳敵

雖形隱而草動上聲瞻挺稷之傾掉意淦審躍以振踊挺稷草莖也掉動也

嗽吞出苗以入場嗽雉漸出貌集或曰初出為嗽此借字形容法愈情駭而神悚中望鷹合而

翳晶杏雉腴慳肩而旋踵言雉出苗望諸處歷歷開合唯翳晶然獨顯仍翳旋反也入斂身謂之賦肩飲余志之

精銳擬青顧而點項叶鴻上聲雉既反歸乃從後射正

精銳擬青顧而點項中項也此雉伏草間而被射者亦有目不步體

繞磐辟戾翳旋把縈隨所歷戾轉也把翳內所執處也言轉不救于觸中

輟復輟聲焉中去鏑鏑聲也前刷俗刷重膺傍截疊刷割也膺胸重膺毛厚如重前

心猶猶也內無固守出不交戰來若處子緩去如激電迅闕問沾

藹葉慎見歷乍見藹葉稍也謂在麥田中見隱不敢出場也於是算分銖商遠邇揆懸刀

膝破射而也膝喉受食處也夷險殊地馴麤異變晷不暇食夕不

告勸同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一箭左傳賈大夫惡於齊二年不言醜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始言笑醜

夫為之改貌憾妻為之釋怨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驚何

斯藝之安逸嗟禽從其已豫清道而行擇地而住二句正形其豫也尾飾

鏢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豈唯阜隸此焉君舉叶若乃耽槃流

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

氏所誠君子不為一作而君子之所不為

孫月峯曰細巧雅潤極寫物之致

陸兩侯曰精揣物情各為誌其形摸情性而已之所以應之

重丁文選集平射雉賦

射雉賦

射雉賦

者亦曲出之持以應敵可也末可以文字視焉。
孫執升曰前說雉後說射雉不一法慘淡經營幾
使物無遺情限段以射意在收方與雉賦有別終言寓意於
物而不留意於物亦從遊獵諸篇得來可見作賦未嘗無法
何義門曰賦中逐層披剝用事極細備見賦家體物之妙
陳戶梅曰題面極仄必須細細分出方非一寫徑盡古來名
手擅場必以此法然後能窮盡物情也然刻畫中貌易神難
須看其栩栩生動一邊寫物一邊寫人可謂精能之至。

班叔皮北征賦

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
何曰漢書曰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

往天水郡歸魄靈按陸機二下作
文賦何如叔皮於聖學已造其堂

首二句括出本
意全篇從此興
感
何曰此言北征
之由為起段

何曰以行葦為
公劉之遺德必
出于齊魯之經
誦注家已不能
詳矣
何曰次段為北
征所經初發長
安為一層遙指

余遭世之顛覆兮。羅填塞之阨災。叶走平聲 填 塞王道不通也舊室滅以邱墟兮。
曾不得乎少留。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朝發軔於長
都兮。夕宿瓠谷之元宮。瓠谷元宮皆地名在長安西。集盛元宮
即甘泉宮與羽獵賦處乎元宮不同歷雲門而反
顧。望通天之崇崇。雲門漢雲陽縣門即
今涇陽縣通天臺名乘陵岡以登降。息郁邠之邑
鄉。邠邑昔
國名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
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登赤須之長坂。入義
渠之舊城。赤須坂在秦北地郡今慶陽府
義渠城名即今慶陽府寧州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
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宣后秦昭王母與義渠戎王通昭
王殺之遂起兵滅其國見史記紛吾去

妄定為一層作
兩層頓挫
以下皆因所遇
之地思前朝遠
而品騰之

何曰假余立論
為當時語也

此舊都兮。駢遲遲以歷茲。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為期。此從

泥陽而太息兮。悲祖廟之不修。泥陽縣名亦即今寧州地漢書班壹始末避

兮。覩牛羊之下來。寤寤怨曠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越安定

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劇蒙公之疲民兮。為疆秦乎築怨。叶

以綏遠兮。顧厚固而繕藩。也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譽。

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脉而生殘。天子指蒙恬史記胡亥立為太子

與以婆娑。障小城也。障塞上。閔德雷之猾夏兮。弔尉卬於朝。那史記文

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史記文紀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上降几杖

於藩國兮。折吳淠之逆邪。叶徐史記吳王淠高帝兄子孝文帝時失藩臣禮稱

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太宗文隋高平而周覽望山谷

之嗟峨。漢書安定野蕭條以莽蕩。迴千里而無家。叶風焱發以漂

遙兮。谷水灌灌。一作以揚波。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艾平聲

雖離以羣翔兮。鷓鴣鳴以濟濟。音遊子悲其故鄉兮。心愴恨

以傷懷。音撫長劍而慨息。泣漣落而霑衣。五臣兩而攬余涕以於

邑兮。哀生民之多故。夫何陰曠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陰

應。

何曰此以悲亂
傷故鄉為一篇
收束與篇首相
應

何曰通篇說憂
亂詞更說忘憂
翻出一意作結
妙。歸到安命
之學方神世教
不徒作悲响無
聊也

喻昏亂不陽不見太陽
也平度日之常度也
諒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愬亂日天子固
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賢叶下珍切音近銀達人從事有儀則兮
行止屈申與時息兮君子履信無不居兮居叶雖之蠻貊何憂懼
兮

孫月峯曰不甚極思然古朴有餘亦蒼然有色
孫執升曰登山眺野觸目興懷雖鋪敘寥寥而哀音歷落具
見黍離之感唐人弔古諸作彷彿似之

曹大家東征賦

大家集子穀為陳留長垣縣長大冢隨至官作
東征賦按長垣縣今屬直隸大名府家音姑

惟永初之有七兮

永初和帝年號
有七七年也

余隨子乎東征

三輔決錄齊相子穀頗隨
時俗註曹成壽之子也司

徒掾察孝廉為長垣長母為太后師
徵拜中散大夫子穀即成之字也

時孟春之吉日兮

撰良辰而將行乃舉
趾而升輿兮夕予宿乎偃師今河南偃師縣

亮

而懷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酌樽同酒以弛念

兮喟抑情而自非諒不登櫟而椽蠹兮得不陳力而相追椽蠹與
椽蠹通

言非如上古巢居食蚌與
世無求故使其子從仕也

且從衆而就刻兮聽天命之所歸遵通衢之

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乃遂往而徂逝兮往去陳留郡也聊游目而遨魂

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叶勤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臯

之旋門

山海經註各水東至河南鞏縣入河成
皇今開封府汜水縣旋門見東京賦

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滎陽今滎陽縣

付日以天命為
一篇之照應于
亂詞中暢言之
後幅大意已見
叙東征所經以
及少前至陳留
境作兩層文法

何曰此實東本
境故後段接小
前所見言之以
道慕古人為其
子訓也

而過武卷卷亦在食原武今原武縣以息足宿陽武今陽武縣之桑間涉封邱

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天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去而有

焉遂進道而少前兮進道入陳留郡而又得平邱在封邱縣之北邊入匡郭

而追遠兮念天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因畏乎聖人匡郭

在今睢州鄆子畏於匡處以上各地距隸河南

境界察農野之居民睹蒲城之邱墟兮生荆棘之榛榛蒲城即長垣縣

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

稱云史記子路為蒲邑大夫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邱墳蘧氏蘧瑗也陳留風俗傳長垣縣有蘧鄉有蘧伯玉家

唯令德為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惟經典之所美兮

貴道德與仁賢近音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後衰微而

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陵遲猶衰亂也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

仰高而蹈景兮詩註景行大道也盡忠恕而與人好正直而不同兮同與違

不違先祖之道精誠即正精誠通於明神直之德庶靈祇之鑒照五聲今祐貞良

而輔信叶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蓋各言志慕古人兮先君

行止先君父彪行則有作兮作批雖其不敏敢不法兮作叶聖貴賤貧

富不可求兮求叶正身履道以俟時兮修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

委命唯吉凶兮敬慎無怠思作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

孫月峯曰是北征餘韻於古淡中見丰度

潘酉黃曰端麗可思方嚴起畏

方伯海曰前賦北征重在憫亂此賦東征重在訓子題目相似而用意不同立言質實而不華慎重而有體班氏多賢已有婕妤導其先路

下皆誠子之詞
何曰儒者之言
不愧母師女士
矣

亂詞皆箴規語
暢言師古聽命
之義

何曰以此書紳
亦庶乎寡過矣

釋免尋為長安
本於此有死生
貴賤之感所以
承上說來
旨咎

海天子帝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謂楊駿也彼負荷去聲之殊重雖伊

周其猶殆意刺駿而又窺七貴於漢庭講一姓之或在七貴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

禍降之自天謂駿被誅也孔隨時以行藏遽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

謬章同患過辟闕之未遠意著也謂不明於微章而禍將及也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

而不反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寮位備壘其隆替名節

灌以墮落備灌皆壞貌危素卵之累上聲殼甚元鷲之巢幕莫心戰懼以

兢悚如臨深而履薄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去聲作晉書潘岳為揚駿府

嘉會皇合德於乾坤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甄大義以

明責也反初服於私門謂免官歸也皇晉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未

班未班謂長安合也牧疲人於西夏長安攜老幼而入關邱去魯而顧歎季

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疾聖達之幽情疾病也矧匹夫之安土

邈投身於鑄京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眷鞏洛而掩涕

思纏綿於墳塋營壘洛二縣名爾乃越平樂節名過街郵亭名秣馬臯

門周啟明名稅駕西周今河南府鞏縣遠矣姬德興自高辛帝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

水澍化流岐古祚隆昌發文王昌武王發舊邦惟新旋牧野而歷茲愈

守柔以執競柔曰強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更記武王望商邑至於周日夜不寐

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鑒亡王之驕

陸曰深原得失

見着意之筆

二周之地於此

所經隨處興感

由東及西兼歷

何曰此叙道路

叙周室興亡

懷古亦開紀形

勝寫景物大約

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亡王謂桀也言武王居安而慮危而

桀處險而逾泰也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叶去聲人謂武王與桀也安危異情故曰乖舛也考土

中於斯邑成成王建都而營築叶既定鼎於郊廓遂鑽龜而啓繇

胄平平王失道而來遷繫二國而是祐二國晉鄭也豈時王之無僻

賴先哲以長懋時王周末之王也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

頽之樂禍尤闕西之效戾王子頽好歌舞鄭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頽立惠王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

壅川以止鬪晉演義以獻說稅穀洛二水闕靈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止之谷景悼以迄丐蓋

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之構逆歷兩王而干位景王寵庶子朝朝作亂歷悼敬二王可敬王名

踰十葉以逮報自敬至赧中比十世也邦分崩而為二振王立東西周分治竟橫噬於虎口

何曰敘事詳略不同詳于大而略于細也故於時代之升降尤縷縷焉

又自述喪子事

何曰有二處而連叙者隨所感而著與也或于今日錯舉成文

述項氏之虐

輸文武之神器澡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孝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天

赤子於新安河南府屬坎路側而瘞翳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

期雖勉厲於延吳實潛慟乎余慈齊傷弱子序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王寅次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

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

來蘇事回次穴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史記楚軍夜擊坑秦卒三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坑下至烏江自刎

經滬滬音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滬池縣今屬河南府秦虎狼之疆國趙侵

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藺各恥東瑟之偏鼓提

西缶而接刃去聲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僞同僞史記趙王與秦王會於滬池秦王請趙

出申威於河外何猛

過滬池何曰滬池崎坂行後所經而事以前後而相及行以登陸而相因不妨詳略互見

王鼓瑟藺相如亦請秦王擊缶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終不能加勝於趙

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河外謂之澠池咆勃怒貌史記廉頗欲辱相如出見廉頗引車

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悁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

寄言智勇相如也忿悁廉頗也言以相如比廉頗雖以一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

於赤眉通鑑樊崇與莽戰恐其眾與莽兵亂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迴

谿不尤肯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東觀漢記馮異與赤眉戰於澠池為其所乘反走上回谿賊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

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維

登嶠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臯託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

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縶以授戈曾隻輪之不反同縶音縶三帥以

濟河左傳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一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問余收

爾骨焉時晉文公喪襄公墨縶經敗秦師于殺獲三帥以歸值庸主之矜愎始肆叔於朝市任好

陸曰勤勤役引不肯輕放

滿嶠函而感秦穆

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

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左傳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又秦孟明視伐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

降曲嶠而憐號西號國今河南府陝州託與國於亡虞虞城在

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

於晉與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左傳晉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

我祖安陽漢言陟陝郛即今陝州行乎漫瀆之

口漫瀆二水名在陝州憇乎曹陽之墟曹陽在今孟鄉縣界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

周召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巢愍漢

氏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

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僮汎既獲許而中惕追皇

過虢而感虞公

過陝而感周

述董直之亂

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魏志董卓徙天子都長安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儼郭汜擅朝政儼質天子於營儼將楊奉

叛儼儼眾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儼泚悔遣天子復追及於宏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按儼泚當作儼汜後漢書卓將李儼郭汜儼音覺汜音祀痛

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胸腋以流矢有

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梓楫之褊小撮舟中而掬指華

後漢書李儼等大戰宏農卓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眾擊儼天破之乘輿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絹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曰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下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刃擗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鐵枝末大而本

過曲沃而感晉

何曰曲沃晉地此以晉侯嘉所守桃林之塞言

之為入關之路也

披都偶國而禍結左傳晉穆夫人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本既弱矣其能後也接翼晉都今平陽府翼城縣曲沃今曲沃縣鄭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侯使荀息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而因彼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漢書高紀顏注中咄作者以陳之曲沃為成師所居臧札飄

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魏左傳臧札飄

過函谷而感秦

何曰此秦關也并及漢武徒關帶言微行事

看天險之衿帶迹諸侯之勇怯算羸氏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

競遯逃以奔竄言其利也有噤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言其害也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代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約於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

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漢六葉而拓畿縣宏農而遠關

傲賓於柏谷妻觀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繆五臣官

何曰漢武徒關於新安則宏農在關內矣此文入關蓋指潼關而言

傲賓於柏谷妻觀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繆五臣官

懼銜檠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

西征賦

過湖邑

輕帝重於天下矣斯漸之可長上聲 白龍豫且見東弔戾園於湖邑京賦帝重帝位之重也

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

絕肌膚而不顧叶作歸來之悲臺徒望思其何補漢書戾太子據與

過桃林

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園疑作原桃原古之

發闕聞鄉而警策愬黃巷以濟潼眺華嶽之陰崖觀高寧之遺

何曰此入潼關之正面前帶湖邑後帶華陰相連不斷

蹤忽向也黃巷亭名圖經潼水在華陰縣界高寧巨靈跡按閿鄉縣在今陝州城西一百二十里音義匡謬正俗黃巷者蓋謂潼關之外深道如巷以其正色正黃故謂之黃巷耳

使之反壁告亡期於祖龍江使水神史記鄭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壁口為我遺鑄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

過潼關而稱曹公伐叛

死置壁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壁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壁也祖龍謂始皇也按祖始也龍人君之象故謂始皇為祖龍

何曰至此為入關一段下乃入關以後事也方用二句結上起下

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算

關中太勢何曰秦邪一段是總領下文遂細陳之

奔狄甲卒化為京觀去聲 枹鼓椎也左傳註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倦狹路之迫隘軌踦驅

以低仰去聲蹈秦郊而始關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

華實紛敷桑麻條暢邪界衰斜右濱汧隴寶雞前鳴甘泉後涌

面終南而背雲陽今淳陽縣跨平原而連嶓冢山在寧州九嶷宗截薛太一

龍窠太一山在終南之南或以太一為終南誤吐清風之颺聊戾納歸雲之鬱蒼南有元

霸素澹湯井溫谷霸水本名滋水蓋以色得名也湯井溫湯也溫谷即溫泉也雍州圖溫湯在新豐縣界溫泉在藍田縣界北有清渭

霸素澹湯井溫谷霸水本名滋水蓋以色得名也湯井溫湯也溫谷即溫泉也雍州圖溫湯在新豐縣界溫泉在藍田縣界北有清渭

孫曰宏瞻中却
插細密語

閉曰勁松二句
起下世職司徒

大鄭都而感桓
友之死節

何曰因鄭桓以
及幽王因驪山

以及秦始文氣
蟬聯不斷

過驪山

閔曰又頓二句
起下漢高文法
錯綜

何曰此叙漢事
鴻門一段用史
記語簡鍊入韻

直言之遺身言

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鄂之竹
山挺藍田之玉以上各地名班述陸海珍藏張叙神臯奧區此西賓

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勁松彰於

歲寒貞臣見於國危入鄭都而抵掌鄭都今同州府華州義桓友之忠規竭

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敝而改爲史

境疾幽后之詭惑舉偽烽以沮衆淫嬖衰以縱慝軍敗戲呼水

之上身死驪山之北戲水驪山在臨潼縣赫赫宗周滅爲亡國史記幽王嬖衰

秦始皇之爲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

幽王爲舉烽火諸侯悉至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火後申侯與大戎攻幽王舉火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又有繼於此者異哉

圖俾生理以報勤外羅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漢書劉向疏曰秦

此非其效與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觀夫漢高之

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欵

愛澤靡不漸尖恩無不逮率土且弗遺而况於隣里乎况於卿

士乎善本無此五字于斯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粉榆遷

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上聲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三輔舊

含怒於鴻門沛跼蹐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隣

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哲言實要伯於子

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爲新豐西京雜記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張晏曰粉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籍

房漢書項羽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項伯馳告張良成沛公早自來謝沛公見羽鴻門留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增令項莊以劍舞擊沛公莊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

樊抗憤以卮酒咀箕肩以激揚漢書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賜之卮酒

曰臣死且不避豈特卮酒乎忽蛇變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驤水上也增遷怒而橫撞

碎玉斗其何傷漢書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五霸今為沛公虜矣嬰胷組於軹塗投素

車而肉袒漢書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疎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

盛滿漢書陳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長安東門也

金塘鬱其萬雉峻嶒峭以繩直仄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

闕長安圖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都中雜遝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闐逼

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蒞職勵疲鈍以臨朝勗自強而不

息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於是孟秋爰謝孟秋秋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

方曰二句為下牛截提綱

至長安

何曰此已入長

安為西征之歸

宿下皆就蒞任

以後所歷言之

至霸川

何曰漢家宮殿不無故國黍離之感此真古今所不能忘也

諸人物却插入宮殿中

前叙山川此種人物皆是長安生色處

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厯管庫得切蒞於城

隅者百不處一葢聚貌所謂尙冠修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

南平皆里名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

太液凌建章繁馭娑而欵貽盪客輔意枌意詣而轢歷承光徘徊

桂宮惆悵柏梁以上臺名並見西京賦驚雉雒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

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驚雉見射雉賦洪鐘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

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霸川金狄即秦鑄銅人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霸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大道南

懷夫蕭曹蕭高魏邴魏相邴吉之相辛慶李李廣衛衛青霍霍去病之將銜使則蘇

屬國蘇武震遠則張博望張騫教敷而藝倫叙謂四兵舉而皇威暢謂四

為從侯之史趙廣漢張敞三王王遵王章王駿之尹京京兆尹也定國于曼卿釋之張子之聽

理汲長孺名之正直鄭當時字之推士上聲終童終軍山東之英妙

賈生賈誼洛陽之才子飛翠綉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或被

髮左衽奮迅泥滓謂日或從容傳會望表知裏謂陸賈也或著顯績而嬰

時戮謂廣漢或有大才而無貴仕謂賈誼皆揚清風於上烈五臣作列

材可及列非中垂令聞而不可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當音鳳音

恭顯宏恭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上聲而死之日曾不得

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十餘公之徒謂望漸臺而扼

腕懸首於木上曰泉泉巨猾而餘怒懸首於木上曰泉漢書更始兵從宣平城門揖不疑於北闕

軾漢書馮異疑為京兆尹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樗里於武庫以聞丞相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從吏收縛更記樗里子

覆車而不寤漢書贊武帝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漢書王根

近惑文成而溺五利文成將軍李少翁五利將軍樂大皆倖造化以制作

窮山海之奧祕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叶爆鱗骼於漫

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致邛蒟知其

奚難惟余欲而是恣漢書贊孝武時惑河醫叩縱逸遊於角觝武帝作角觝

絡甲乙以珠翠帳名忍生民之減半勒東嶽以虛美叶較言戶口減面朝之煥炳

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賜盡也何曰王赫斯怒較箋云斯盡也與賜同面朝之煥炳

何曰俯仰激昂為一篇精彩煥發正與篇首修短通塞之數

關谷也何曰安仁黜免既無貴仕列非中垂令聞而不可已

幾嬰時戮故發憤慨于數公也

於曰二句起下漢武

閱曰長懷二句起後庭意孫曰先明而朝謂蕭曹以下結

上也次後庭起

下也
何曰馮班以善
衛趙以寵勸戒
炯然立言自妙

何曰以下皆以
城外巡行所及
言之多歷代以
來廢興之感

次後庭之猗靡去聲 言先明面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漢書

元帝幸虎園獸能伏出圍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反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衛鬣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漢武故事衛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荀悅漢紀趙氏善舞上悅之號曰飛燕咸善立而聲流

亦寵極而禍侈謂衛趙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武帝作便門橋掩細

柳而撫劍細柳原在西安府城內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以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祕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

長擡醫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漢書文帝時匈奴大入邊周亞夫軍細柳以備胡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之細柳軍士被甲持滿不得入上使詔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以軍禮見文帝曰此真將軍矣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後封亞夫為條侯壘營也中軍營之正門也棘門在西安府城東北索色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

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狗國定廟算之勝負各上聲杆

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上聲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王謂昭王臣謂應侯當文記自起為武安君王欲使代王陵攻趙邯鄲辭不行又使應侯請之終不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言今何如矣窺

秦墟於渭城在咸陽冀闕緬其堙盡秦上聲覓陛殿之餘基裁岐屹屹以

隱嶙稟 史記秦孝公作為咸陽築臺闕緬盡貌隱嶙絕起貌想趙使之抱璧瀏睨楹以抗憤史記秦璧無意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城意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辭謝瀏睨目燕圖窮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史記荆軻獻燕地圖圖窮

清貌銑曰目怒貌王手執匕首提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以匕首提秦王不中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鉛以脫臏上聲 狙伺候也臏膝蓋史記

荆軻之客高漸離以擊筑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矐其目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論衡曰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臏秦王病瘡死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

言秦任人之非
何曰秦事說得
痛切能舉大綱

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史記商鞅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又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皇長子胡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為詔立

儒林填於坑竅詩書燬胡亥為太子賜扶蘇自殺而為烟史記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

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轅以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又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

啓前善作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史記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

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車裂商君又李斯具五刑出獄與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

斯各有食邑故曰國也刑轅之辟二人為首故曰啓前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風俗通趙高指鹿為馬束蒲為脯二

世不覺假讒逆以天權鉗眾口而寄坐上兵在頸而顧問何不早而

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史記趙高與其女婿閻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世召左右皆惶懼不關傍

一宦者待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何不早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言安得至今閻樂前告二世曰足下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郡為王弗許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弗

許乃自殺健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上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

孫曰此處既入可刪

何曰太史公秦

本紀于子嬰之

車裂趙高未嘗

不健其決憐其

志○由咸陽并

及楚漢興廢之

故抑揚頓挫處

入情

陸曰品騰極公

過漢諸陵

何曰歷叙漢陵

議論皆舉其大

路左史記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子嬰刺殺高於齋宮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與眾寡叶果更記沛公至咸陽

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圖書藏之漢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

火史記或說項王都關中項王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信然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

以喻其高下也謂劉與項相懸絕也五臣無也字感市閭之敢鄒井歎尸韓之舊處

承屬號不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叶樹渭城賣漿之市曰敢非即棄市處漢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蕭望

之為左馮翊案劾望之卒無事實坐東市吏民送至渭城莫不流涕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訐望之

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

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不愛猶言豈不愛也宏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傳

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胸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

必舉漢書高祖葬長陵三秦記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何曰長山當是山之本名因山為陵耳如三秦記之說自霸陵以下將何取耶存威格

者

孫曰叙諸暖何不及霸茂平杜

四陵

何曰西京十二

陵獨不及杜霸

平茂四陵者以

其非縣境之所

及然四帝時事

亦錯見於前後

也

何曰賦專指初

陵勿置縣邑事

乎天區亡墳掘而莫禦。上聲臨揜坎而累抃步毀垣以延佇。後漢書赤眉焚

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修復西京園陵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漢書惠帝葬安陵弔袁

絲之正義伏梁劍於東郭。漢書袁盎字絲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訊嗣盎進說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殺于安陵郭門外

景皇於陽邱奚信譖而矜詐隕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

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

漢書景帝葬陽陵又景帝為太子與吳太子博爭道不恭引博局提殺之及即位晁錯說上削吳地及書至七國皆反袁盎議斬錯上從之些紫

坐執奄尹以明貶。此病也漢書元帝葬渭陵奄尹謂宏恭石顯也褒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

儉。上聲夫君元帝也漢書元帝罷衛思園及貞園又詔曰初陵勿置縣邑

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漢書成帝葬延陵又成帝時日有蝕之王章言王

情也怙淫嬖之凶忍勦皇統之孕育。淫孽謂趙飛燕也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

者無張舅氏之姦漸貽漢宗以傾覆。舅氏諸王也刺哀主於義域僭天爵

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羞永終古而不刊。漢書哀帝葬義陵又封董賢為高安侯已見西京賦瞰康

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潔殃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

誠而引決赴丹爛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漢書平帝葬康

陵又孝平皇后恭女也漢兵誅恭未與宮后曰何面目見漢家投火而死後不合葬故曰孤墳驚橫橋而旋軫。光歷敝邑之

南垂。橫橋在長安北二里橫門外也門礎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竒疏南山

以表闕悼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工徒斲

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汗而為沼豈斯宇之獨曠。三輔黃圖阿房

前殿以木蘭為梁礎石為門懷刃者止之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由偽新之九廟夸宗虞而祖黃驅吁

嗟而妖臨。去聲搜佞哀以拜郎。漢書王莽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又鄧騭子匡起兵南鄉莽不知所出

重訂文選集評

西征賦

四九

卷二

過橫橋

何曰入關本自東來長安巡行由北至西由西至南也故以南垂為旋軫方向歷歷可見

何曰入關本自東來長安巡行由北至西由西至南也故以南垂為旋軫方向歷歷可見

何曰入關本自東來長安巡行由北至西由西至南也故以南垂為旋軫方向歷歷可見

何曰入關本自東來長安巡行由北至西由西至南也故以南垂為旋軫方向歷歷可見

何曰入關本自東來長安巡行由北至西由西至南也故以南垂為旋軫方向歷歷可見

何曰入關本自東來長安巡行由北至西由西至南也故以南垂為旋軫方向歷歷可見

何曰入關本自東來長安巡行由北至西由西至南也故以南垂為旋軫方向歷歷可見

何曰入關本自東來長安巡行由北至西由西至南也故以南垂為旋軫方向歷歷可見

何曰挽合二事
議論精絕
孫曰於宣帝獨
述其廟即奈何
不及諸廟
何曰補出杜陵
亦只就一時所
經者言之

高望起下昆明
池
山曉閣云此下
盛稱昆明池之
所有而意則譏
武帝勤遠之非
何曰昆明池寫
之獨詳又換筆

法相間生色善
於布局處

何曰說及當時
今與古應亦與
篇首相聯合也
閱曰此下又釋
毀而又復之故

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乃率羣臣至南
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為耶
誦六藝以飾姦漢書王莽立樂經徵
天下通一藝皆誦公

焚詩書而面牆謂秦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言莽與秦殊塗
同歸俱用滅亡

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漢書音義宣
帝廟曰樂游不獲事於敬養盡加

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

非命縱聲樂以娛神宣帝太子孫太子為孝武衛皇后出太子敗皆遇害宣帝即
位乃追諡焉關中記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

知仁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汗隆開襟乎清暑之館游目乎

五柞之宮交渠引漕激湍生風乃有昆明池乎其中高望堆名體分
也清暑甘泉宮

其池則湯傷湯汗汗混漾瀾漫浩如河漢日月麗天出

人乎東西叶旦似暘谷夕類虞淵昔豫章之名宇披元流而特

起豫章觀名
在池內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圖萬載而不傾奄摧

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觀去聲今數仞之餘趾振鷺于飛鳧躍鴻

漸乘雲頡頏隨波澹淡以冉切
音琰灑灑驚波啞啞菱芡灑灑出沒貌
啞啞鳥食貌華

運爛於綠沼青蕃蔚乎翠激激波際也
共激並上聲伊茲池之肇穿肆水戰

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釋穿池之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畧
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

而菜蔬芼實水物惟錯乃有瞻乎原陸在皇代謂晉而物土

故毀之而又復凡厥寮師既富而教咸帥貧憐同整穢權棹收

習課獲引徽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叶徒觀其鼓柁迴輪灑

釣投網垂餌出入挺叉來往五區柁作柁釣
作鈎叉作扱織經連白網以白羽連綴網
經其上於水中二

根厲響根長木也言良織經於前鳴
根於後所以驚魚令入網也貫鰓罵的尾掣三牽兩也於

重訂文選集平

西征賦

五

卷二

遊歷既遍將迴車而還

何曰此段起下

治長安之事所

謂投身錫京為

一篇結局與前

初出行時三周

逢應也

歸到已圖治上

是弛青鯤於網鉅解。頰鯉於黏拈。微華魴躍鱗。素鱖揚鬚。雍人

縷切鸞刀若飛。應刃落俎。霍霍霏霏。紅鮮紛其初載。賓旅

疎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

為君子之慮。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徘徊鄠鎬。如渴如饑。

心翹慙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

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惟鄠及鎬。仍京

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永

子羸鋤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閒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

息。由此觀之。土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均之延植。五

方雜會。風流潤漉。滄情農好。利不昏作。勞密邇獫狁。戎馬生郊。

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人之升降與政隆替。杖信則莫

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雖智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

庶免夫戾。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孫月峯曰。祖北征體。而富其華藻。字句皆修。琢摹寫處亦饒

色態。第不免太煩。終覺骨力不强。氣脉不貫。

孫執升曰。因地懷古。隨所歷而出之。自無紀律可尋。其間或

寫形勝。或寫景物。雜議論於敘事。寫慷慨於悲歌。品騷既當

不嫌採摭之繁。謂之遊記。可謂之史斷。亦可。

何義門曰。篇中以自京徂秦。為一篇之關目。以古往今來。為

一篇之用意。一路寫去。自成節奏。託體班氏父子。文辭不

妨代興。所學則非矣。賦者古詩之流。當觀其志也。雖本

二征。然亦自出機杼。詞則裁截有法。氣亦舒卷自如。子山

哀江南賦體原于此。庚賦今事故尤有關係。能勿動人。此善

重訂文選集評

西征賦

五

卷二

仙曰以德教為

土於此結遺宗

上為歸車之處

何曰歸到作合

此就西征一事

言之低徊百折

而不失本宗故

妙

變者也

孫曰旨在懷歸

開門見山

指事

狀景

何曰吾土謂長安

述懷

思鄉

王仲宣登樓賦

宣樓在荆門縣即當陽縣城樓今屬湖北安陸府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

敞而寡仇斯宇此樓也敞高顯也仇匹也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漳沮二水各沮同惟

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臯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邱彌終也謂終極也荆

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會屬何足以少留謂草木遭紛濁而遷逝兮漫

踰紀以迄今紛濁喻代亂也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平聲憑軒

檻檻威上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言感北風逾增鄉思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

山之高岑何曰四海之內各擅疆域王路不通故托於荆山蔽障也按荆山在襄陽府南漳縣西北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

濼而濟深濼長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平聲昔尼父之在

插此工語

願治

日暮

何曰此亦望中所見從晝至夜由登及降首尾照應歷歷陸曰觀情之一字更可會矣

陳兮有歸與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楚鍾儀囚於晉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見

左莊鳥昔顯而越吟史記越人莊鳥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

心窮謂鍾儀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

假高衢而騁力懼飽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

倚兮白日忽其西匿何曰白日西匿比漢祚將盡也風蕭瑟而竝興兮天慘慘而無

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天戴禮夏小正曰鳴也者相命也原野闐其無

人兮閔若與切從征夫行而未息閔靜心悽愴以感發兮意怊怛而

惻慘惻循堦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言憂思之難消也夜參半而不

寐兮悵盤桓以反側何義門曰長賦須是無可刪短賦須是無可益如讀此賦會覺其易盡否

孫曰自是來仙

何曰序傳云賦孫曰序文便而淨筆力甚快何言

方伯海曰是時漢室播遷故繁南依劉表表多文少實外厚丙猜是可依之人此賦雖是懷鄉實是感遇故借登樓而發其戀土之情亦逝將去汝之意也

周平園曰篇中無幽與之辭雕鏤之字期於自摠胸臆書盡言言盡意而止無取乎富麗也前因登樓而極目四望因極目四望而動其憂時感事去國懷鄉一片愁思首尾凡三易韻段落自明行文低徊俯仰尤為言盡而意不盡

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環觀名山即人

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其立真

之塗不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焉名山即事絕

於常篇名標於前名山即道絕粒茹芝者名山即登樓賦

登樓賦

卷二

郝曰馳神運思
為游字着想寫
得精彩非常純
是一片靈氣

先述山之奇

此後乃述遊之
美

陸曰止赤城一
聯為天台獨勝

入遊亭

何曰次段寫遊
作兩層頓挫從
涉台嶺以迄仙
都也

何曰石橋為天
台之最險故寫
來獨詳
言所歷之險
何曰垂堂之語
恐為不類
何曰已度石橋
才見曠朗一段
中仍有次序頓
挫歷歷如畫

重言又選其言

者何肯遙想而存之。存存心於此山也余所以馳神運思畫詠宵興俛仰

之間若已再升者也。謂存想不已無異再升此山也方解纓絡永託茲嶺。方猶將也纓絡喻世網也

不任吟想之至。任勝聊奮藻以散懷。孔安國尚書傳曰藻水

太虛遼廓而無閔。同咳運自然之妙有。太虛謂天也自然謂道也無閔謂無名

物也。而生萬物也融而為川瀆結而為山阜。嗟台嶽之所奇挺實神明之所

扶持。蔭牛宿秀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天台越境斗牛分野結根彌於華岱。

直指高於九疑。華岱九疑皆山名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左傳山嶽

者以路絕而莫曉。近看猶小智也之往也晒夏蟲之疑冰整輕翻而思矯。莊子夏

以守見而不之之。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理無隱而不彰啟二奇以示兆。二奇赤城瀑布也赤城霞起而建

標瀑布飛流以界道。赤城山名石皆赤色壁立如城天台山圖赤城山天台之南

觀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邱尋不死之福庭。

荷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良曰層城在崑崙山上天帝之庭釋域中之常戀暢

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金策錫杖也鈴鈴策聲披荒榛之

蒙籠陟峭崿之崢嶸橫濟楫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楫溪溪

絕冥。懸磴石橋也嚴蒙記註天台山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步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

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

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幽昧謂道也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

而修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萋萋之織草蔭落落

重訂文集集平遊天台山賦

重訂文集集平

遊天台山賦

重

卷二

之長松藉以草薦地而坐也覲翔鸞之裔。齋聽鳴鳳之唳。過靈溪而一濯。

疏煩想於心胸。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因一濯而假言也。市論六鹿色聲香味觸法雖

降信宿迄于仙都。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中天天半也。朱

闕玲瓏於林間。五臣朱闕作珠闕。玉堂陰映于高隅。彤雲斐疊以翼樞。瞰

日炯晃於綺疏。翼猶承也。樞窗闕子也。綺疏窗也。疏刻為綺文。故謂之綺疏。八桂森挺以凌霄。五芝

含秀而晨敷。山海經桂林八樹在黃陽東。郭璞曰八樹成林。言其大也。五芝五種神芝也。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

涌溜於陰渠。竹猶積也。山南曰陽。百虎通醴泉者。美泉狀如醴。陰渠山北之渠。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瑤

璨而垂珠。淮南子建木在廣都。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時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王喬控鶴以冲天。應貞飛錫

以躡虛。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應貞謂羅漢也。釋氏要覽比邱持錫有二十。五威儀室中不得着地。必掛於壁。故遊行僧為飛錫。交住僧為掛錫。騁神變之

體。靜心閒。害馬已去世事都捐。莊子黃帝遇牧馬童子。問為天下小童。曰為天下奚異乎。牧馬但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投

刃皆虛。目牛無全。莊子庖丁解牛三年所見無全牛。以神遇不以目視也。凝思幽巖。朗詠長川。爾乃

羲和亭午。遊氣高寒。纂要曰在午曰亭午。良日遊氣海氣也。寒開也。法鼓琅琅以振響。眾香馥以

揚煙。肆覲天宗。爰集通仙。天宗老君也。通仙眾仙也。挹以元玉之膏。嗽以華池之

泉。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挹散散暢皆指道侶於已而言。象外道也。無生釋典也。集成按釋典之意。以天地生

物。渾渾而已。故釋以寂滅為宗。老以虛無為教。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聞

而得元。言有既滯。有故釋。與泯色空以合其跡。道教忽於有而得於元。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叶音

近便平聲。二名有各無名也。老子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元。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言三幡雖殊。消合

何曰此遊覽既周之後。近於道矣。故以一篇之收策。

何等胸次。何曰此遊覽既周之後。近於道矣。故以一篇之收策。

合仙佛。何曰此遊覽既周之後。近於道矣。故以一篇之收策。

此妙在不即不離之間。

重訂文選集評 遊天台山賦

何曰此遊覽既周之後。近於道矣。故以一篇之收策。

何曰此遊覽既周之後。近於道矣。故以一篇之收策。

何曰此遊覽既周之後。近於道矣。故以一篇之收策。

何曰此遊覽既周之後。近於道矣。故以一篇之收策。

何曰此遊覽既周之後。近於道矣。故以一篇之收策。

為一同歸于無也。集成按三幡之說釋典有高僧樹幡門外問徒子曰門外何物動一曰幡動又問他徒曰風動又問他徒曰風幡俱不動遂證上乘此一說也。又莊子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於未始有無也者有一也有始於無二也無始于無無三也合一說求之可以得三幡之義矣。
總收
言。夫言從道生道因言暢道之因言。渾萬象以冥觀元同體於自然。
元無知貌同體

孫月峯曰甚雅密有條理但修飾意多天然趣少。何義門曰非賦山乃賦遊耳山為實遊為虛運實於虛特為精妙。○中興才筆典公為冠。方伯海曰晉人祖述老莊以清虛為學以無為為宗此賦借天台以談元理非僅寫遊展之樂也前由下望上意其中必有靈境先從險處遊起寫其一路艱危蓋求長生非用勇猛工夫何處可求進步後復從平處遊起寫其一路閒曠蓋求長生既矢堅固願力自然日就坦途由是精進不已不覺身躋頂上俗障頓空超眾有而入真無矣一篇大意俱於結段處和盤託出。

邵曰此竹數尺其而有萬尺之勢真短賦之奇

鮑明遠燕城賦

四言集登廣陵故城作漢書廣陵國高帝十一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武帝更名廣陵今江南揚州府何曰宋世祖孝建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沈慶之討平之命恣誅城內男丁以女口為軍賞昭蓋感事而賦 集或宋孝武帝時臨海王子瓊鎮荊州鮑昭為參軍隨至廣陵子瓊有逆謀昭見廣陵故城荒蕪乃漢吳王濞所都濞以叛逆被滅昭因賦其事以諷子瓊

先說地之勝

灞池

平原南馳蒼梧漲

海北走

紫塞鴈門

走趨也言所通者遠也蒼梧今

廣西梧州府霍豹古今註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種紫塞鴈門今在山西朔平府馬邑縣

拖移又

以漕渠軸以崑岡

渠即溝也在廣陵城下吳王夫差鑿說文軸持輪也崑岡廣陵之鎮平也類車軸之持輪

重江複關之隩

何曰宋刻鮑集作重關複江

四會五

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鞞

人駕肩

屢開撲卜地歌

吹沸天

通貨鹽田鏗利銅山

才力雄富

叶仙史記吳有豫章郡銅山吳王濞盜鑄錢煮海水為鹽

士馬精妍故能參秦法

周合劃崇墉

剗濬洫圖修世以休

命是以版築雉堞之殷并幹

烽檣之勤

格高五嶽衣

重訂文選集平

燕城賦

三

三

次說城之勝
方曰此從城未燕時寫出人眾

物蕃須着他句
句從城生義方
不浮泛此等處
可悟相題行文
法

此乃狀燕城
何曰極形容其
燕

何曰通池峻隅
即向之崇墉濬
血對看入情
因城及物
何曰所賦者城
宜節上用略補

以寓當時之事
何曰末段從今
追昔偏入盛時
之玩好感慨動
人

收出燕字
總歸之慨歎

茂廣三墳格度也三墳汝嶧若斷岸轟仲入似長雲制磁慈首石以禦衝

糊頰壤以飛文磁石質鐵石觀基扇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

代魏漢五百餘載竟瓜剖國而豆分澤蔡依井荒葛罨賦塗壇羅

虺弁豎域階鬪麀居鈞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凜雨嘯昏見晨

趨饑鷹厲吻枚寒鴉嚇雛莊子鴉得腐鼠雛伏虺暴藏虎乳血餐

膚崩榛塞路崢嶸古燹遠白楊早落塞草前衰雖前衰稜稜霜

氣菽速菽風威孤蓬自振驚沙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

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頽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思

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扇黼帳臥堂舞閣之基璇同淵碧樹七

林釣渚之館賈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歆燼滅光

沉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東都京洛南國江左蕙心純質玉貌絳唇

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

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燕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

寒井徑滅兮邱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含叶

孫月峯日多偶語銀鍊甚工細然氣脉却狹小是後世律賦

孫執升日一時壯麗消歸無有覺古木寒鴉無非慘淡之色

從繁華處寫到淒涼足令懷舊者為之墮淚雄姿者見而心

灰何義門曰前半言燕城昔日之盛後半言燕城今日之衰全

在兩兩相形處生出感慨方伯海曰前半城未燕時何等雄麗後半城既燕時何等荒

涼總見興廢由人不獨吳王圖謀非望自速其亡即城亦不

能保及五百年以後也但城所以就燕天為之乎人為之乎

即此可為千秋亡國者鑒戒筆筆正鋒不一字躲閃題外是

為擲地有聲

陳澈泉曰：是蕪城賦，不是荒山賦。依題以命意，取類以切題，名手勝人，悉用此法。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陳澈泉' and '荒山賦']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

并序 何曰：後漢書東海太守韋玄成傳：初魯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韋玄成與以來。

持為美談，而未有賦者。故文考補作賦，出而甚傳於代。又曰：蜀志劉璋傳：卿數下悉敘，謂魯靈光殿賦。據靈光殿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城內。

何曰：宮殿之詞，雜見上林甘泉京都諸賦，獨此一賦單賦一殿，而奇詭盡致，此為造極。何平叔便多從殿外點綴。

何曰：所謂感物而作，歸然獨存，乃作賦之由。篇中摹寫全在此四字，着精承於亂詞中結出。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恭王名餘，景帝程姬所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魯僖公使大夫公子奚斯上新美廡之廟，下治之。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歸焉。歸，歸也。然獨存，堅固貌也。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指荆觀藝於魯，何曰：博物志云：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驚視觀。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起語典則氣象亦宏濶受封之原何曰一起從祖宗說入便為末段伏筆也以分封作殿一路說去次第井然

入題瞻望到門登堂入室次第鋪叙孫曰二比亦新然不為佳。一頌高一頌遠是兩比意不知何為復出此字規模之壯方曰形殿高廣由遠而近俱從

大樞說尚未及其形制又為下數段之目

廟室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神謂高帝宗謂文帝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殷盛也五代周殷夏唐虞也唐謂堯也荷上聲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西敷皇

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大寧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上聲乃命孝孫俾侯於魯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祕殿配紫微而上聲為輔上聲承明堂於少陽勢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叶

○說苑承明者承乎明堂之後也天子太陽諸侯少陽瞻彼靈光之為狀也則嗟峨罪嵬隗巍隗嶭同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迢曉倜儻豐麗博敞洞轆交轉乎其無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羗琛譎同鴻紛屹山峙以紆鬱隆岷吻勿乎青雲鬱塊鞅圮圮以噌吰宏崩擇繪繪綖陵而龍鱗汨骨磴磴礎以璀璨赫燁燁而燭坤狀若積石之鏘鏘一作嶙嶙積石崑

也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威神言尊嚴也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

立高門擬于閭闔方二軌而並入閭闔天門也於是乎乃歷夫泰階以

造其堂俯仰顧盼東西周章周章不定也彤彩之飾徒何為乎浩浩泮

泮流離爛漫叶面說詩畔語詩人每用爛漫字玩詩意乃淋漓附足之狀然考說文玉篇等書從無爛字而王文者魯靈光殿賦有流離爛漫句韓昌黎

高耀以月照丹桂歛艷而電燧行去聲霞駭雲蔚若陰若陽霍濩

燐亂焯焯煌煌隱陰夏以中處陰夏向北殿也靈寥窈窕以崢嶸皆幽深貌鴻曠

恍熒以燻帑音融闐音融颺音融蕭條而清冷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

若驚二句即登高一呼羣山皆應之意耳嘈嘈以失聽目矍矍而喪精

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英善作瑛駢並也遂排金屏而北

重訂文選集評

魯靈光殿賦

卒

卷二

房 廡 序

方曰此寫殿內
宮室不一處亦
俱從大概寫而
未及其形制皆
是行文一步展
出一步之法
門堂室三經構
雕畫三緯
此合內室外殿
寫其形制
孫曰柱已見前
梁 樑 樑
榑 榑 榑
掌

入霄靄靄而晻曖言深也旋室嬾娟以窈窕洞房叫當作窾跳而幽邃

西廡踟躕以閒宴西廡西序也東序重深而奧秘屹鏗暝以勿罔屑厲

翳以懿渙魂悚悚其驚斯心惵同惵而發悸於是詳察其棟宇

觀其結構平聲規矩應天上憲觜爾雅觜之星營室東壁也俯攝

雲起嶽窞離樓衆木交加貌三間四表八維九隅室每三間則有四表四角四方為八維并中為九萬

楹叢倚磊砢裸相扶浮柱昭條通以星懸浮柱飛梁上之柱漂嶢

峴承上而枝柱枝柱言無根而倚立也飛梁偃蹇以虹指揭濂濂而騰湊叶祖層櫺

磈磊堦說以岌岌曲榭葉雜要上聲紹而環句說交購櫺柱上榭榭為一此重之蓋有曲直之殊爾要紹

芝栴攢羅以戢音疑枝莠杈又牙而斜據戢音與貌仗栴參差貌據依也

傍夭矯以橫出互黝糾而搏負叶附五區作負搏搏音付搏負負荷而攢攝也下第尉以摧

錯上崎綺嶸嶸而重平聲注尉尉特起貌嶸嶸衆盛貌崎嶇危險貌注猶屬也捷獵鱗集支離分

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趨爾乃懸棟結阿天窗綺疏天窗高窗也圓淵方

井反植荷葉反植者根在上而葉在下發秀吐榮茵合上聲蒼披敷綠房紫葍窗出

窈叶垂珠窈窕物在穴中貌雲粲同藻稅龍栴離鏤叶飛禽走獸因木生

姿為奔虎攫拏以梁倚仡奮豐而軒鬢危舉頭也虬龍騰驤以

蜿蟺善頷齒若動而躩踞朱鳥舒翼以峙衡騰地了蚪叶而

遠振騰地無足而騰跋曲視白鹿子蜺於構櫺蟠螭宛轉而承楣子蜺延首貌狡兔踈

伏於柎父側狻猊攀椽而相追元熊音訶音談炎以斷銀斷却負

載而蹲踞神談吐舌貌斷齒根也齊首目以瞪張眄麵徒脈脈而标宜标胡人

遙集於上楹儼雅蹠而相對仡欺猥徒以鵬眈血鷗均翹墟顙

重訂文選集評 管靈光殿賦 卷二

棟 窗

此段雕刻
此即今所謂大

花板
窳 稅 柄

四大禽

衡 椽

雜獸 楣

柎 椽

胡夷

孫曰胡人而跪
故謂之雅蹠儼

字是虛觀字論
有法亦宜然
仙

此段圖畫
以上是梁楨問
物雕畫相錯以
下是單說畫益
是畫壁

何曰由結構至
此皆所謂詳察
而觀者

條曰上紀開闢
下及三后無非
是鑑戒之意

此下又別出遊
觀臺榭樓閣軒
亭之偉

登高四望之妙

總贊

氣象濶大方是
帝王之居
何曰以作殿之
意收束全篇為
未段結到巍然
獨存之意說及
瑞應正以見神
明扶持與本序

遼而睽睽 睽睽狀若悲愁於危處
皆胡夷壽形也人尊於鳥獸故著在

上儼雅蹙貌欺猥犬首也鵬狀如鵬之視也鷓鴣雞大首深目之貌睽睽張目貌
神仙岳岳於棟間玉女闌窗而下

視神女又彌高忽矇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髣髴
費圖畫天地品類羣

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
形繆異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
遂古太古也更畫太古開闢之時帝王之君也

五龍比翼人皇九頭
叶徒 春秋命曆序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周密與神通號曰五龍文人皇九頭朱均曰九頭九人也

伏羲鱗身女媧蛇軀
女媧亦三皇也列子伏羲女媧蛇身而人面有大聖之德鴻荒朴略厥狀睢盱

睢盱質朴之形
睢盱目也盱張目也煥炳可謂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上

及三后媼妃亂主
皆畫其形也三后架紂幽也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

不載叙上惡以誠世善以示後
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

陽榭外望高樓飛翹
去聲 善無此二句長途升降軒檻曼延
漸臺臨

池
向日漸臺星名法星為臺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
的爾分明貌高徑華蓋仰看

天庭
華蓋星名言所徑高九上至華蓋也五臣徑作經飛陛揭孽緣雲上征
揭孽高貌中坐垂景頽視

流星
言臺之高自中坐而乘日景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
言皆好也巖突
一作洞出逶迤詰屈

周行數里仰不見日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
咨聲非夫通神之俊才誰能尅成乎此勳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

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燼
此及祥瑞贊美之為元醴騰涌於陰溝

甘露被宇而下臻朱桂黜儵於南北蘭芝阿那於東西
叶

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

千載而彌堅
叶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

真丁文選集平
魯靈光殿賦

叔此賦亦所以為諷也。流動。何曰提出許昌見魏室之所發。非他處可比。

次題 總敘規模大略 欄 柱 鄂 宇

孫曰後世垂表想本此。

何曰遠望近察皆外邊所見下乃由外及內詳其結構也。孫曰夢宇已見前。孫曰此是效靈光而小變其格大約變緯為經乍讀微覺亂。門 儀物 鐘 何曰此由門入庭中所見下乃

足以一民而重威靈不飾不美不足以訓後而示厥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聲且許昌者乃大運之攸戾圖識之所旌苟德義其如斯夫何宮室之勿營帝曰俞哉元輅既駕輕裘斯御元輅孟冬所乘之車御服也集成據此二句是奉春東巡季夏苦熱孟冬乃營宮室乃命有司禮儀是具謂祭審量日力詳度費務鳩經始之黎民輯農功之暇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魏志明帝六年九月修許昌宮十月田豫討吳將周賀於成山殺賀東師獻捷蓋謂此也漢書蠱豸之妖謂之孽以吳僻居海曲而稱亂故曰海孽立景福之祕殿備皇居之制度爾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羅疏柱之汨越肅坻鄂之鏘鏘羅列也疏柱畫柱也汨越光明貌坻殿基也鄂根鄂也飛欄翼以軒翥反宇轍孽以高驤反宇亦管也屋蓋向上重層之制車上四旁濶處為轍屋上濶似之流羽毛之葳蕤垂環玼之琳琅集成玼琅他處作玉此只作玼燦奪日羽毛即下旗首之飾環玼即下旗旒之飾此倒裝言之耳參

三旗九旒旗上畫日月星故曰參旗周禮龍旗九旒從風飄揚皓皓旰旰潔白精瑩貌丹彩煌煌故其華表則鎬鎬鏘鏘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華表謂外之表也其奧祕則翳蔽曖昧髣髴退概若幽星之纏連也旣櫛比而攢集又宏連通以豐儉兼苞博落絡通不常一象遠而望之若摘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嗟瓌璋以壯麗紛彘或其難分此其大較角也是望中所見若乃高薨崔嵬飛宇承霓綿蠻騶禪雲融泄異鳥企山峙若翔若滯峨峨嶻嶻謂之端門華鐘杙其高懸悍獸屹以儼識所屈記雖離朱之至精猶眩曜而不能昭晰制也爾乃開南端之豁達張筍虛之輪幽凡正門皆謂之端門體洪剛之猛毅聲訇轟礮音其若陳言端門之內為筍以懸華鐘又植悍獸為籩以負之屹然相對而陳列之

才到殿中
金人

庭草

木

正殿結構
梁桁

此段為全篇正
而

柄

何曰禁扁出于
此

馬

四隅

錢

此亦是天花板

柄 檻

欂 栌

攸 桴

已及殿之四隅
并及兩序正以

震真集言鐘聲鳴于上
若猛獸之鳴其聲如雷也
爰有退狄錄質輪菌退狄即長狄也以錄為質輪菌然也爾雅白金謂之錄美者謂

之坐高門之側堂彰聖主之威神魏畧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芸若充

庭槐楓被宸綴以萬年樹名絳以紫榛絳猶雜也紫榛木名或以嘉名取寵或

以美材見珍嘉名萬年之屬美材紫榛之屬結實商秋敷華青春藹藹萋萋馥馥芬

芬爾其結構則修梁彩制下寨上奇桁梧複疊勢合形離施如

宛駕虹赫如奔螭南距陽榮北極幽崖宜任重道遠厥庸孔多

於是列鬆休彤之繡栢棟垂瓊琰之文璫璫成瓊琰玉也璫可以珮若瓊琰所刻成音註作椽

爰有禁扁扁同說文扁署也扁從戶册者署門戶也稱署雖殊為文之義則一也勅通分翼張言如獸勅之分鳥翼之張承以

陽馬接以員方陽馬四阿長桁也禁扁列布承以陽馬眾材相接或員或方也斑間賦白疎密有章斑布也

飛柳印鳥踊柳類雙轅是荷叶平聲按字典載國語補音荷之荷亦音河赴險凌虛獵捷相加

皎皎白閒離離列錢白閒青瑤之側以白塗之今猶謂之白閒列錢金缸也晨光內照流景外

熒承皎皎四句烈若鉤星在漢渙若雲梁承天駟徙增錯轉縣成郭駟或為

板也形支錯若蝸之徙繪畫茹薔倒植荷莖為茹本為薔吐被芙蕖繚以藻井編以絳

疏紅葩鞞洽鞞鞞鞞花相次比貌按字與鞞鞞重從革不從華丹綺離婁叶閏離婁刻鏤貌茵苔絕翁

織縵紛敷繁飾累巧不可勝書於是蘭栢積重平聲窳數矩設言

金楹齊列玉鳥承跋楹柱也鳥讀也跋本也言以玉瑣承柱之跋也青鎖銀鋪是為闈闈雙枚

既修重桴乃飾雙枚屋內重檐也桴棟也在楹皮栢緣邊栢栢連簷木在滴水下周

流四極侯衛之班藩服之職邊屋邊也栢栢繞屋四極若侯服之藩王職也溫房承其東序涼

景福殿賦

景福殿賦

見此殿之適中
也

室

也

門

墉垣

畫壁

孫曰鋪張中雜

議論甚有跌宕
之勢

階除
楹檻
軒楹

何曰此下遂及
殿外諸室以為
觀見許昌之
全不止景福見
稱也此為賦之
後段
後宮
何曰時繼嗣未
廣故有斯祝
陸曰就方隅上
引之屬精又規
賦一體

室處其西偏開建陽則朱炎豔啓金光則清風臻叶箋 論註溫房 涼室或云殿名也

以因東西分溫涼凡宮室皆然故冬不凄寒夏無炎燿闕本 聲鈞調中適可以

永年墉垣礪基其光昭昭去聲五臣作照照 礪文石以為墉基周制白盛今也惟縹

并及寶玩塘之 色也落帶金釭此焉二等友 落帶壁帶也交落 之上施金釭而為二等明珠翠羽往往而在欽

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為命共工使作績明五采之彰施圖

象古昔以當箴規椒房之列是準是儀觀虞姬之容止知治國

之佞臣虞姬齊威王姬佞臣周破胡也虞姬 諫王誅破胡封北郭先生齊國大治見姜后之解佩寤前世之所

導姜后周宣王后王晏起 后脫簪珥待罪永巷賢鍾離之讜言懿楚樊之退身鍾離春齊無鹽女 說宣王以四殆宣

王拜無鹽君為后樊姬楚莊王夫人諫退虞邱子而進孫叔敖退身謂虞邱退身也嘉班妾之辭輦班婕妤見 西征賦偉孟母之

擇鄰即孟母三 遷教子也故將廣智必先多聞多聞多雜多雜眩真不眩焉

在在乎擇人故將立德必先近仁欲此禮之不訾是以盡乎行

道之先民朝觀夕覽何與書紳若乃階除連延蕭曼雲征蕭曼雲 係曼延

高櫺檻邳張鉤錯矩成邳書為丕避 文希諱也楯類騰蛇習 似瓊英 梁楯彫鏤 形似騰蛇

獻素質仁形彰天瑞之休顯照遠戎之來庭懸疑 在昭陰堂承北方軒

九戶在北故曰陰堂 方軒並也右个清宴西東其宇个東西廂也集成清宴舊作殿名似 宜作字義解此側室故東西為之

連以永寧安昌臨圃皆殿 名遂及百子亦殿 名後宮攸處處之斯何窈窕

淑女思齊徽音聿求多祐其祐伊何宜爾孫子克明克哲克聰

克敏叶 收永錫難老兆民賴止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賦政 宮名

納賢用能詢道求中疆理宇宙甄陶國風雲行雨施品物咸融

景福殿賦

城平

其西則有左城右平講肄之場論註左城右平西京賦註云城階齒以便人行右平所以通蕃北宮中皆然此註云鞠屋名忍

鞠室

非是但鞠室亦為此制也講肄楚鞠也十二人殿翼相當論註鞠室之形僻脫承便與殿翼相當也

何曰後宮前殿以及臺池皆景福所兼及者序次亦不荷

蓋象戎兵言相僻脫似承敵人之便以象戎兵習戰之術也濟曰僻脫便僻輕脫察解言歸譬諸政刑將以

臺倉廩在內

行合豈唯娛清言考察勝否相解而歸斯實警之政刑非為戲樂而已七略謂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至今軍士羽林無事使得踴躍鎮

靈沼

以崇臺實曰永始永始臺名倉廩所居也複閣重闈猖狂是俟京庾之儲無

物不有不虞之戒於是焉取

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

悠悠元魚雖

清露瀼瀼綠水皓皓樹以嘉木植以芳草

龍灌注溝洫交流

陸設殿館水方輕舟篁棲鷗

鷺瀨戲鯉鮪

豐俾淮海富賤山邱淮海謂海陵之金爾雅賤富叢集委積少曰委多曰積

焉可殫籌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比譬

於是碣以高昌

崇觀表以建城峻廬

岩堯岑立崔嵬巒居飛閣干雲浮

皆乘虛

遙目九野遠覽長圖謂建城也頽眺三市孰有誰無謂高昌也三市

思無逸之所歎

感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

惟天德之不易懼世俗之難知觀器械之良窳

察俗化之

誠偽

瞻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閉齊景公因晏子誦貴履賤之對是以省刑見左傳以上

亦所以省風助教豈惟盤樂而崇侈靡

屯坊方通列署三

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

辛壬癸甲為之名秩秩次也言以甲乙為名次以題

房室齊均堂庭如一

出此入彼欲反忘術廣雅術道也惟工匠之多

總贊

景福殿賦

坊署

見宮室之全

總贊

景福殿賦

總贊

景福殿賦

總贊

景福殿賦

總贊

景福殿賦

總贊

景福殿賦

總贊

景福殿賦

總贊

景福殿賦

何曰尾段總作
宮之事言之為
通篇收束收作
殿之事為一層
收魏德之隆為
一層凡有兩層
收束
何曰夸飾處皆
諷也

彩飾

何曰至此殿事
已完下文拓開
一步言及舉錯
以至深求自悟
以喻諷諫之旨
亦正與起處相
呼應也
何曰是以二字

與上殊不相屬
與蜀澤滅乃即
所謂翹足而待
其言若近乎戲
者愈明其為諷
諫矣

歸正
祥瑞

端固萬變之不窮。物無難而不知。乃與造化乎比隆。譬天地以
開基竝列宿而作制。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影作無微而或
違於水臬。無細不協言皆合也無微或違言不
違也水臬懸水以規日影也見周禮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
區連域絕葉比枝分離背別趣。各有所
施也駢田區胥附。羅列相
著也縱橫踰
延各有攸注公輸荒其規矩匠石字不知其所斷。聲既窮巧於
規摹何彩章之未殫。平爾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點以銀黃爍
欠精彩以琅玕黃謂
黃金光明熠亦燦。文彩璘班清風萃而成饗。五臣
響朝日曜
而增鮮雖崑崙之靈宮將何以乎侈。五臣
靈作明孫曰此彩飾一段
宜入前段可以承年下或欲反忘
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集成舉錯順四時舊註謂溫室在
東涼室在西陰堂在北承光在南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懷

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莫不優游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
上已渾括通篇大意而結之。下再補。足其餘。意。作。結。何曰。應。
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治。平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
待之。然而聖上明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忠正之
士開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叶去聲 何曰注謂
康哉之歌也按咎繇
典謨指無教逸欲有邦也今文雖至
康哉之歌為一篇然取義不在此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生事凡擾
民者皆是 絕
流遁之繁禮反民情於太素故能翔岐陽之鳴鳳納虞氏之白
環。叶懸 世本日舜時
西王母獻白環及珮蒼龍覲於陂。五臣
作流塘龜書出於河源。並見魏
志文紀醴泉
涌於池圃靈芝生於邱園。見魏
志總神靈之貺祐集華五臣
作中夏之至歡
暄。叶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
孫月峯曰雖是賦而文勢俊逸亦是不易及蒼勁稍遜靈光
然淨細過之。

直丁文選集平

景福殿賦

完

卷二

陸雨侯曰峻字雕墻昔人有戒乃以致頌耶維就中若為解
 嘲而引之勤政勵治是規為頌也平叔清言於此見其一班
 陸生生曰其興建也。因財因力。不至築怨。築愁。其臨蒞也。興
 讓興仁。而非為遊為豫。步步緊着。着殺此賦有焉。
 何讓門曰此賦似擬東都。有頌美而無諷刺。異乎揚馬之本
 事矣。意弱則氣自卑也。○又曰不取韋弁而取平叔。正以其
 有諷刺耳。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蘇詩之為公一語然亦未可
 與諸公同也

